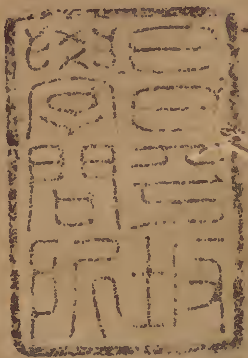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五十六之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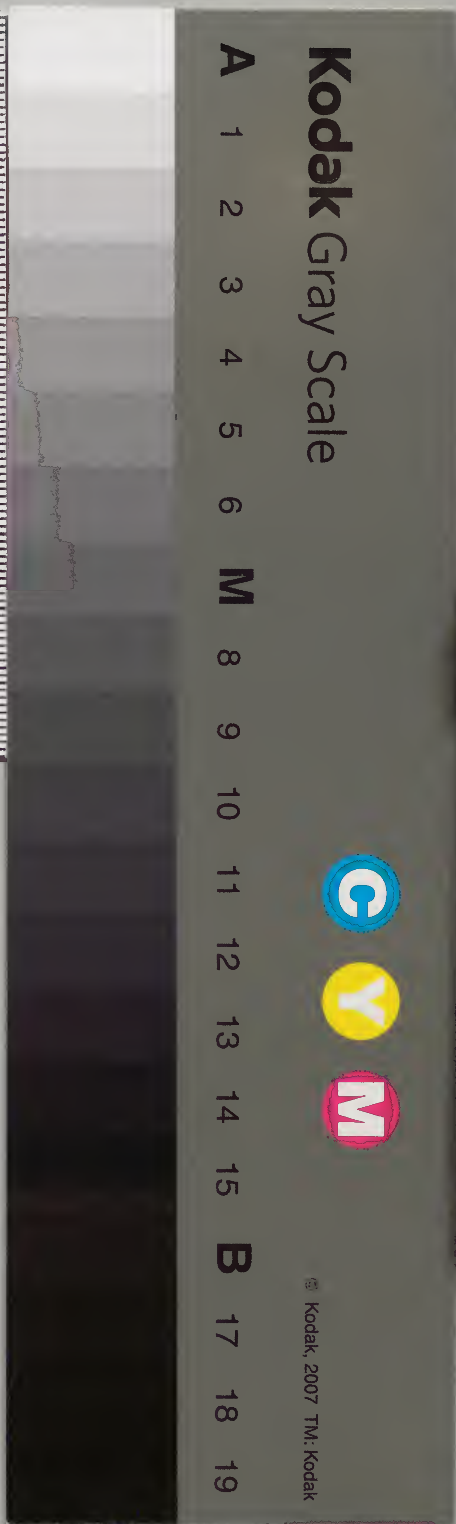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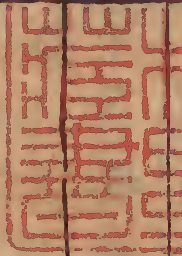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五三四五	函號	三〇〇	冊架
五三四五	函號	三〇〇	冊架

內閣文庫		
漢書	五三四五	函號
三〇〇	冊架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18)
函號	365	6



册府元龜



淺草藏庫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節儉

傳曰儉者國之寶也漢文帝曰吾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之哉蓋王者據神器之重託億兆之上在乎約費以足用崇儉以率下故古先哲王無宮室苑囿之飾無珠玉輿馬之玩衣無文綉食無兼味不視奇

怪之物不聽淫靡之音急於致理薄於自奉繇是風行草偃家給人足民俗以之淳厚品物以之茂遂故曰上節用則國富君無欲則民安斯之謂矣

黃帝勤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臣欽若等曰卷中不載年月日

者雖史闕文餘皆准此

帝嚳取地財而節用之

帝堯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

純一作絞太古冠冕圖夏名冕

曰收禮記曰野夫黃冠純衣士之祭服純讀曰緇

堂高三尺土塔三等茅茨

不剪椽椽不斲

屋蓋曰茅茨以茅蓋屋也椽木名今之櫟木也

飯十盞歠土

刑簋以盛飯刑以盛羹土謂燒土為之

糲梁之食

糲粗米也一斛粟七斗米為糲

藜藿

之羨夏日衣葛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

帝舜甑盆無臈而工不以巧獲罪

言工不以工巧之事獲罪也

夏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黻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

知稼穡之艱難

宣王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作斯干之

詩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詔太僕見馬遺財足

遺留也大僕見在之

馬今富臧留財足克事

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

不便輒施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

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中謂不富不貧吾奉先帝宮室嘗

恐羞之何以臺為今新豐縣南驪山頂有露臺鄉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身衣弋綈弋阜也身衣弋綈又曰弋黑色綈厚繒所幸慎夫人衣不曳

地帷帳無文綉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

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霸陵文帝陵名又後漢書

云文帝處百姓於靈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譏其儉者帝曰朕為天下處財耳豈得妄用之哉又東方朔

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又後漢書王符曰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為韋帶

成帝建始二年三月罷六廩技巧官秩減乘輿廐馬

哀帝綏和二年即位詔三齊服綺綉難成唐乘輿服

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

物

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戊辰下詔大弘儉約出御

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以下乙亥詔省郡國御

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技及彫文游畋之具武帝承

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

敦以寡慾有司嘗奏御牛青絲鞞斷詔以青麻代之

惠帝永興元年十二月丁亥詔曰頃戎車屢征勞費

人力供御之物皆減三分之一

元帝性簡儉冲素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皂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瀆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爲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

成帝咸和七年七月丙辰詔諸養獸之屬損費者多一切除之

咸康七年三月戊戌杜皇后喪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設然豐約之度亦當隨時况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邪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上陵賜賞皆是死

事勲績之家親戚受寵未曾橫有所及

文成和平四年七月壬午詔曰朕每歲以秋時閑月命郡官講武平壤所幸之處必立改作

孝文太和十一年十月辛未詔起部罷無益之作出宮人不知機杼者十一月丁未詔罷尙方綿綉綾羅之功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厨衣服金銀珠玉綾羅緇錦大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大半班賚百官及京師士庶下至工商阜隸逮於六鎮戍士各有差帝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西魏文帝大統元年九月有司奏煎御香澤瀝錢數萬帝以軍旅在外停之

後周太祖性好朴素不尚虛飾常以反風俗復古始為心

五年五月免妓樂雜役之徒皆從編戶

武帝保定元年二月丙午省輦去百戲

二年十月戊戌詔曰樹之元首君臨海內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豈惟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堯疎葛之衣麤糲之食尚臨汾陽而永歎登姑射而興想况無聖人之德而嗜欲過之何以克厭衆心處于

尊位朕甚惡焉今巨寇未平軍戎費廣百姓虛空誰與為足凡是共朕衣服飲食四時所須爰及宮內調度朕今手自減削縱不得頓行古人之道豈曰全無庶幾凡爾百司安得不思省約勗朕不逮者哉
天和二年省掖庭四夷樂後宮羅綺工人五百餘人
建德元年十二月庚寅幸會道院以上善殿壯麗遂焚之

六年正月辛丑詔曰偽齊叛換竊有漳濱世縱淫風事穹雕飾或穿池運石為山學海或層臺累構繁日凌雲以暴亂之心極奢侈之事有一於此未或弗亡

朕菲食薄衣以弘風教追念生民之費尚想方役之勞方當易茲弊俗率歸節儉其東山南園及三臺可並毀撤瓦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下民山園之田各還本主

五月己丑詔曰朕欽承丕緒寢典寅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詎可廣廈高堂肆其嗜欲往者冢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雕墻峻宇深戒前王而緯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

含光雲合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折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癸巳行幸雲陽宮戊戌詔曰京師宮殿已從撤毀并鄴二都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豈容因而弗革諸堂殿壯麗並宜除蕩薨宇諸物分賜窮民三農之隙別漸營構止蔽風雨務在卑狹帝性旣明察少於恩惠凡布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櫺栢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隋高帝居處服翫旣務存節儉令行禁止上下化之

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嘗服
 率多布帛裝帶至以銅鉄骨角而已雖嗇於財至賞
 賜有功亦無所愛愴帝既躬體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
補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因以為費太加譴責後
進香復以氈袋因答所司以為後戒自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
 唐高祖武德元年七月庚申詔曰隋代離宮別館遊
 憇之所竝廢之

十月庚辰詔曰國初草創日不暇給凡厥禮儀鮮能
 盡備且生人未又彫弊寔多至於畜產思致蕃息祭
 祀之本皆以為身窮極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禴

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祭神一揆其祭圓丘方
 澤宗廟以外竝可止用少牢先用少牢者宜用特牲
 待時和年豐然後克循嘗禮

高祖凡所營為務從簡易服用取給而已

太宗貞觀二年八月乙未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
 可以處臺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
 一閣以居之帝曰朕有氣病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
 費良多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而借十家之產朕德不
 逮於漢帝而所費過之豈謂為民父母之道也固請
 竟不許



四年十一月己丑戶部奏窘苦須麻十萬緡帝曰麻為鞞鞋得供國用自今窘苦宜以葛蔓為之又將作大匠竇璉修營雒陽宮帝務存節儉璉乃於宮鑿池起山崇飾雕麗虛費功力帝聞之大怒遽令毀之璉又坐是免

十六年二月壬寅帝謂侍臣曰朕頃因覽劉聰傳聰將為劉后起鷄儀殿廷尉陳元達諫聰大怒命斬之劉后手疏啟請甚切聰怒解而甚媿之人之讀書欲廣聞見行之難也朕於藍田帝木將別為一殿取制兩儀仍構重閣其木已具遠想聰事斯作遂止

二十二年四月以類造宮室務從卑儉終費人力帝謂侍臣曰唐堯茅茨不剪以為儉德不知堯時無瓦蓋桀紂為之若於無瓦之晨為茅茨者未為儉德不剪之言蓋書史粉飾之耳朕今構采椽於椒風之日立茅茨於有瓦之時將為節儉自當不謝古昔省宮室之廣大役人功以此再思不能無媿

高宗永徽六年十一月戊子詔曰少府監非軍國所需宗廟之用並不須飾以珠玉諸州嘗貢珠寶者並宜停進其市肆間不得更為彫鏤及貨鬻珠寶及金銀等物

龍朔二年六月癸亥詔曰比每誕育王子公主諸親
慶賀多進錦繡纂組金銀雕鏤虛有糜費深乖節儉
自今以後即宜並停

玄宗先天二年八月戊午勅曰禮曰寧儉書戒無逸
約費嗇財為國之本至於賜酺合宴正欲與人同觀
廣為聚歛故非取樂之意况自徇於奢是不戒也心
勞於偽是不經也殷監于此良用憮然自今以後兩
京及天下酺宴所作山車旱船結綵樓閣寶車等無
用之物並宜禁斷

開元二年七月乙未內出珠玉錦繡於殿庭焚之勅
曰朕聞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漢文云雕文刻
鏤傷農事錦綉纂組害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
害則寒之源又賈生有言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
終歲不製衣則寒饑寒切體慈母不能保其子君焉
得以有其民哉朕以眇躬託於王公之上曷嘗不日
旰忘食未明求衣使反朴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
實饑饉相仍水旱或憊糟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之
咎故有漿酒藿肉玉食錦衣互相誇尚浸成風俗夫
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人之化上從實不從言是以
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此事近有

宜卽停減屋宇車輿衣服器用竝宜准式珠玉寶鈿平脫金泥織成刺繡之類一切禁斷

乾元二年正月戊寅帝耕籍田先至於先農之壇因闕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乎乃命撤之下詔曰古之聖王臨御天下莫不務農敦本實儉爲先蓋用勤身率下也屬東耕啟候爰事籍田將欲勸彼蒸人所以執茲耒耜如聞有司所造農器妄加雕飾殊匪典章况緝轅縹輓固前王有制崇奢尚靡諒爲國所疵靜言思之良用歎息豈朕法堯舜重茅茨之意邪其所造雕飾

者宜停仍令有司依農用嘗式卽別改造庶萬方黎獻知朕意焉

三月壬寅詔曰朕聞古者皇王乘時致理莫不上稽天象下順人心所以革弊移風推誠布化也朕自纂膺鴻業再復寰區何嘗不勤已勵精兢兢業業一物失所爰軫納隍之憂四方未寧深懷馭朽之惧頃雖泐革之令隨事每下而弛張之要未得其宜遂使人瘼尙繁寇虞猶梗有乖政本諒在朕躬用懷酌損之儀庶叶惟新之典自今已後嘗膳及服御等物悉從節減周身之外一切竝停武德中尙作等坊除造賞

物賜蕃客將士器物及軍戎祠祭所要餘竝停
上元二年八月壬申內宴宰臣已下內出妓樂不過
數人甚儉司徒兼中書令郭子儀等上表曰臣聞古
先哲王莫不崇儉以阜時戒奢以敦本勤以樹善利
在化淳伏惟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續
成盛業備歷諸難功存造化澤被眡俗至於服用之
飾聲樂之娛宜有所增加以彰聖德今月十六日臣
等伏蒙天恩幸霑內宴切見後庭妓樂其數非多衣
製儉薄頗爲逼下顧無麗綺之玩是行質素之風恭
惟睿慈允臻於道昔漢文帝念中人之產晉武焚外

國之竊皆抑止於有餘匪謙讓於當分以今比古無
德而稱况聖作物覩若自格言上行下效存於理體
陛下以農桑未又軍務猶虞思懲富教之繇率先儉
約之化康寧之福莫尙於此臣等備位宰臣職當毗
贊恐聖烈無紀臣下未知請編之史策宣下中外詔
曰儉德之恭約失者鮮格言爲重理道在茲朕志復
淳源用濟海內振其玄化鏡以至清非謂艱難之時
自崇樸素之本無聲之樂庶聞於四方曳地之衣將
比於前古且率人而自我亦操水而銷金爲君之難
事當乎增揚股肱之義務在乎弼違期於啟沃之勤

不在延君之譽為人上者此道惟嘗豈可付以史官
 宣於中外載循來表殊匪朕懷翼日太子賓客韓擇
 木入奏因奉賀節儉妓樂衣無綺綉之飾食無珍羞
 之具上因出衣袖以示之曰朕此衣已三度浣矣
 代宗寶應元年六月戊午勅尚食等厨三分量減一
 分所司不得輒有奏請至秋熟後任依嘗式
 廣德二年二月乙亥南郊禮畢赦曰朕思素儉敦以
 淳風必約嚴章以齊侈俗其珠玉器玩寶鈿雜綉等
 一切禁斷

德宗初卽位大曆十四年閏五月癸未詔罷梨園使

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餘人畱者隸太嘗

是月丙戌詔曰四方貢銀器有以金餘者去之

六月己亥赦曰乘輿服御量加減省務敦質素天下

進獻事緣郊祀陵廟所須依前勿闕餘竝博節歸於

省約奇噐異服綿繡珠玉等竝不得輒有進獻

七月庚午詔王者不寶遠物所寶惟贄故堯設茅茨

禹卑宮室光武捨去寶劔順帝封還大珠朕仰止前

王思齊朴素邕州所奏金坑誠為潤國害人放利非

朕素懷方以不貪為寶惟德其物豈茲難得之貨生

其可欲之心耶其金坑任人開採官不得占先是元

載馬璘劉忠翼之第自天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弘麗而第宅未甚逾制然衛公李靖廟已爲嬖人楊氏鹿矣及安史二逆之後法度摧壞大軍宿將競崇棟宇臺榭之飾無復界限力窮乃止人謂之木妖而馬璘之堂尤盛計錢二十萬貫他室稱是旣而璘卒於軍以喪歸京師士庶欲觀其宏麗假名於故吏投刺會弔者數十百人故命撤毀之自是京師樓榭之踰制皆毀

癸酉詔減服物供獻之屬以千數德宗始卽位德音屢下務存儉德内外人心皆得其理

建中元年十月己丑詔減膳羞嘗貢之物

貞元二年四月辛巳陝虢觀察使李泌奏虢州盧氏縣山冶近出瑟瑟請克貢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朕不飾噐玩不尚珍奇嘗思反朴之風用明躬儉之節其出瑟瑟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止

瑟瑟玉名

三年正月庚戌詔内外諸親設祭於大行皇后竝不得假飾花果已後公私集會竝宜准此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卽位甲子赦曰清淨者理國之本恭儉者修己之端朕臨御萬邦方弘此道苟可濟物予何愛焉宮掖之中宜先省約其後宮細人

子弟音聲人等竝宜放歸親族

憲宗元和五年十一月丙午帝謂宰臣曰朕以禁中舊殿歲久危壞昨令有司經度資費多非意欲漸葺構之所異成功不毀但緣國用未贍物力猶詘是以每務簡儉情在不勞至於車服飲食亦深畏奢侈以是思之不知竟可營造否權德輿對曰陛下以至德愛人情存節用此實爲理之本仲尼謂大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以爲無間然漢文帝欲起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遂止是以文帝之代四海庶富俗

禮讓一歲斷獄纔百人幾致刑措前史以爲美談後王用爲師表且簡則不勞人儉則不廢財人安財足天下自化上好奢侈則下亦變風人務縱欲爭奪自起今陛下至誠恭儉有過昔王卑躬愛人勤務至理實天下蒼生幸甚

文宗元和二年四月壬辰勅皇太子料宜權停敬宗以晉王位居中嗣時方二歲已命有司供獻盡同儲副至是權罷之壬寅命毀放鴨亭子先是敬宗嘗於昇陽殿東增置亭沼多聚水禽謂之放鴨亭子是日命毀之戊申幸教坊迴仰望仙門側有看樓十間帝

以不復遊御命毀之

二年五月庚子詔應諸道進奉內庫四節及降誕進奉金花銀器并纂組文綾纈雜物並折克挺銀及綾絹其中有賜與所須待五年後續有進止

文宗銳意求理每與宰臣議政深惡侈靡故每下詔勅嘗以敦本崇儉為先庶乎上行下效之有漸也丁巳命內官赴漢陽公主等宅宣每遇對日不得廣插釵梳不須服短窄衣服

三年九月辛巳命中使宣兩軍中尉及諸司使內官等不許著紗縠及綾羅等

自艱難以來風俗寢歸奢靡權和貴近競相尚豪溢

而不能制之帝姿性高雅始自登極時用服飾必以儉素為先思有以自近懲革絲是孜孜以留意其後駙馬都尉常處仁入見巾夾羅巾以進帝謂曰本慕卿門戶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職為之卿不須為也

十一月甲午詔四方並不得輒以雜行樣難行非嘗之物為獻其於織麗若花絲布撩綾之類並禁斷勅到一月日機杼一切焚棄

開成四年正月丁卯夜於咸泰殿觀燈作樂三宮太后及諸公主並赴宴帝思節儉化天下衣服咸有制度左右親幸莫敢踰越延安公主衣裙寬大即時遣歸駙馬都尉竇瀚待罪勅曰公主入參衣服踰制從

夫之義過有所歸竇澣宜奪兩月賜錢又便殿對六
學士帝語及漢文恭儉因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
宣宗春秋既盛在藩邸時備知民間庶事延英對宰
臣無不議及百姓又性嘗儉素先宮中每有行幸卽
以龍腦鬱金藉之於地至是帝皆不許時人方之漢
文帝

後唐明宗以同光四年四月卽位甲寅詔曰夫人不
能自理立之君以理之豈可殫天下之租賦爲宮中
之玩好後宮內職量留一百人其餘任歸骨肉內官
守闈掌扇量留三十人教坊音聲量留一百人鷹犬

之事以備蒐狩量留二十人御厨膳夫量留五十人
其餘任從所適內諸司事有名無事者竝從停廢
天成四年四月壬寅武德使上言重修嘉慶殿請丹
漆金碧以瑩之帝曰此殿爲火所廢不可不修但務
宏壯何煩華侈尋改爲廣壽殿
末帝清泰二年五月庚戌詔不得貢奉寶裝龍鳳雕
鏤刺作組織之物

晉高祖天福二年四月戶部尚書王權奏臣聞戒奢
從儉惟經國之遠圖務實去華乃前王之令範伏惟
皇帝陛下開基創業應天順人顯宗朴素之風克協

聖明之訓臣伏見諸侯奉貢九土勤王羅繞則織麗
奇工器皿則雕鏤異狀文之錦綉雜以珠璣雖外表
珍華而事近淫巧臣伏請特降勅旨頒下列藩自今
奉貢其鮮麗匹段等酌其物料所直折進生白重絹
可將一疋之鮮麗變數疋之縑繒又進奉銀器及鞍
轡等竝不在雕鏤金玉其餘衣甲器械竝不在飾以
銀裝布金彩如有鉤玦瑕處可將銅鐵代之是以換
彼鮮明益其堅利雖所減者輕同積羽而所集者重
可如山匪爲淳厚國風抑亦豐資天府勅王權素推
華族方處重官覩四海之貢輸虛陳巧麗察五兵之
器用枉飾珍奇不惟耗彼生靈實且傷於淳素爰陳
章疏將召和平宜乞敷敷明示誠約自今後臣察貢
奉不得務其淫巧衣甲器械不得飾以金銀咸委遵
行勿得踰越仍付所司

十一月湖南馬希範進金漆栢木銀裝起突龍鳳茶
床椅子踏床子紅羅金銀綿繡褥紅絲網子又進金
銀玳瑁白檀香器皿銀結條假菓花樹龍鳳鑿畫鼓
等物又進含膏桃源洞白茅百靈藤渠江南嶽紫蓋
峯白雲洞清花等茶又進蟬翼鍾乳頭香石亭脂木
瓜丸一萬顆藥橄欖子帝覽之謂侍臣曰奇巧蕩心

斯何用耳藥茗可進而丸可食乎但地僻海曲習以成風來遠之道遽止爲難宜令所司與叔聞者服其儉德

漢高祖乾祐元年詔曰卑宮菲食前代之令猷革烏縹衣哲后之明德至於損上益下惜力愛人異息煩苛漸期富庶所有乘輿服御後宮費用太官嘗膳一切減損在京及內諸司并天下州府除應奉軍期急切外其餘不急之務非禮營造竝皆停罷免致勞役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制曰朕早在藩鎮嘗戒奢華今御寰區尤思節儉况國家多事帑藏甚虛將愛憂

勞所宜省約應乘輿服御之物不得過爲華飾官門器用竝從朴素太官嘗膳一切減損諸道所有進奉此助軍國支費其珍巧織華及奇禽異獸鷹犬之類不許輒有貢獻諸無用之物不急之務竝宜停罷二月內出寶玉器數十有茶籠酒器枕及金銀結鏤寶裝床几飲食之具碎之於殿庭有一玉杯累擲之不壞樞密使王峻上請太祖笑而賜之太祖謂侍臣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爲近聞漢隱與嬖寵嬉戲珍華寶玩不離於側覆車未遠宜以爲鑑仍戒左右今後凡有珍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宮

冊府元龜 卷之五十七

世祖顯德五年六月壬申宣徽院進呈御食物料之數帝因批出曰朕之嘗膳所用物料今後減半餘人所食即須仍舊

不與... 貴業宋... 二月內出寶玉器樓十有茶請所器... 不若... 此... 軍... 國... 支... 費... 其... 冬... 衣... 纈... 華... 及... 帝... 命... 異... 耀... 燾... 大... 之... 醜... 器... 用... 並... 於... 林... 素... 太... 官... 嘗... 觀... 一... 財... 錄... 錄... 後... 祖... 有... 並... 奉... 樂... 祖... 宜... 皆... 餘... 願... 乘... 輿... 祖... 瞻... 之... 妙... 不... 辨... 感... 為... 華... 繪... 宮... 門...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五十七

英斷 明察

英斷

昔人有言曰世所以貴于將鎮耶者以其立斷也又曰果斷而行鬼神避之矧夫誕膺天命司牧黎獻裁萬樞而制百揆別九流而任衆職獨運陶甄之上下

冊府元龜 帝王部

令流水之源豈可以惑亂於衆多牽制於文義猶豫而不決雍容而無斷也乃有申大刑以聳羣聽折多言以建殊績達命以無畏任賢而不疑保侍臣之守節絕僭國以大義因機制變反權合道誠明申發威靈外布幽顯以之叶贊天地以之訢合志有所之事靡不濟傳曰一心定而萬物服是之謂歟

漢高祖初為漢王與項羽爭天下羽將丁公

名固即季布同

母異父之弟也

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

曰爾賢豈相厄哉

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厄困也故固感此

言而止也

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

公狗軍中

狗行示也

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

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倣丁公也

武帝元光二年大行王恢建議擊匈奴六月御史大

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

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中

夫李息為材官將軍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

于欲襲擊之單于覺之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王

恢等皆罷兵帝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

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

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

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謂恢

逗撓當斬

軍法行而逗留畏縮者要斬逗謂留止也撓屈弱也

恢行千金丞相

蚡蚡不敢言帝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

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讐也帝朝太后太后以蚡

言告帝帝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

從其言如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

以慰士大夫心

或當得其輜重衆人也

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

於是恢聞迺自殺

後漢光武既命隗囂為西川大將軍時關中將帥數

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効其信

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

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

禮正君臣之義

建武中西域諸國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帝以天

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

明帝善行禮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

魏太祖初為曹公既破袁紹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兩

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况

衆人乎

文帝初為魏王蜀先主聞太祖薨遣掾韓冉奉書弔

并致賄賂之禮帝惡其因喪求好勅荊州刺史斬冉
絕使命

晉武帝泰始中涼州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曰誰能
爲我討此虜乎司馬督馬隆曰臣能平之臣請募勇
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
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威武太守公卿僉
曰六軍旣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
亂嘗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自隆之西音
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
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又嘗

欲以郭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郭彰彰素嫉琦荅
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卽堪爲郎
矣遂決意用之

元帝時華嘗爲潁川太守羣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
奔敗亦欲棄郡東度而從兄軼爲帝所誅以此爲疑
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
况羣從乎卽召嘗補光祿勳

後魏道武皇始二年八月丙寅朔帝征中山自魯口
進軍嘗山之九門時大疫人馬牛多死帝問疫於諸
將對曰在者纔十四五是時中山猶拒守而饑疫竝

臻羣下咸思還比帝知其意因謂之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爲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羣臣乃不敢復言

九月慕容賀麟饑窮率三萬餘人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其義云何對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

孝文引見朝臣詔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齊美於殷周爲令漢晉獨擅於上代咸陽王禧對曰陛下聖明御運實願邁迹前王帝曰若然將以何事致之爲欲脩

身改俗爲仍染前事禧對曰宜應改舊以成日新之美帝曰爲欲止在一身爲欲傳之于孫禧對曰既上代靈長願欲傳之來葉帝曰若然必須改作卿等當各從之不可違也禧對曰上命下從如風靡草帝曰自古以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此語一從正音年三十已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代之後伊雒之下復成被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對曰實如聖旨宜應改易帝曰朕嘗

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士竟知是誰帝者言之卽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冲免冠陳謝

章武王彬爲汾州刺史時胡民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謀反扇動徒顛彬請兵二萬有司奏許之孝文大怒曰何有動兵馬理也可隨宜肅治若不能靜恬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督率州兵身先將士討胡平之李冲爲尚書僕射時孝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孝文曰聖人大寶曰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徙極中天創居雋雒雖大

構未成要自條紀畧舉但南有未賓之監兼覓蠻密邇朕夙夜悵惋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唯上古也則有周武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隕祚之脩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機其神乎朕旣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令征必尅此旣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異同冲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人之事然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百損嘗實又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

戰以爲未可宜至來秋孝文曰僕射之言非惟不合
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
理湏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
年擁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
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
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征理朕若
秋行無尅捷三君子竝付司寇

宣武時元正與劉芳爭權量事怨死降爲光祿大夫
又兼宗正卿出爲兗州刺史元正臨發帝引見於東
堂勞勉之元正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

爲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暫赴帝
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寸
乃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旣所執不經
後議之日何待赴也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正月平齊初帝將東伐諸將多
不願行帝曰機者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沮吾軍者
朕當以軍法裁之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僞涼李軌遣左丞鄧曉來朝
發其書自稱從弟高祖怒曰李軌謂朕爲兄此乃不
臣之迹當遣偏師往問其罪因拘曉不遣

是歲軌爲
部下所擒

太宗爲秦王時有說高祖曰突厥頻寇關中者徒以府藏子女之在京師故也若焚燒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止高祖惑之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以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焉隱太子巢刺王及裴寂竝贊成此計太宗諫曰獫狁孔熾作患中華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周漢竝罹其難未聞遷徙都邑今陛下聖明統一天下思皇多士帶甲百萬霍去病漢廷之將帥耳猶且志滅匈奴臣忝備藩維尙使胡塵不息遂令陛下議欲遷都此臣之責也幸乞聽臣一申微効取彼頡利以謝中州三數年間必係單于之頸

何有遽遷都也快犬羊一旦之情貽後人萬代之耻高祖大笑曰吾家千里信不虛也於是遂止

貞觀十七年四月太子承乾及魏王泰旣廢黜太宗謂侍臣曰自今以後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悉兩棄之傳諸子孫以爲永制初太子承乾聞之益懼逆謀逾甚及承乾敗太宗讓之承乾曰臣貴爲太子更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計不逞之人教臣爲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爲太子是落其度內太宗因謂侍臣曰我若立泰便是儲宮之位可經求而得也泰立承乾晉王皆不存

王欽若等言晉王謂晉高宗也史官諱其名

冊元英斷 卷之五十七

王立泰與承乾可無恙也乃下詔貶泰為順陽郡王府察為泰親狎者竝左遷嶺表

代宗大曆中宰相元載持權歲久寵賂日彰朝綱爵賞無不大壞帝思得正人為已腹心漸移載權以肅朝政繇是徵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赴闕延賞以地近先至除御史大夫適會前成都府司錄李少良與殿中御史陸珽等密上封事論載得失帝付臺問狀延賞疑懼不敢鞫遂託疾以避其事帝內不能平猶惜人望出延賞為淮南節度比栖筠至即召內制授御史大夫時宰臣不知帝用栖筠及

白麻出日內外震肅栖筠亦正身守道無所顧憚以辭任遇之恩四五年間載克位而已

德宗即位初劉文喜擅原州有勁兵二萬人閉城拒守時方炎旱羣情騷動百官上表請赦文喜者衆矣帝皆不省文喜又使亞將劉海濱入奏於朝海濱密啟曰臣是陛下藩邸部曲豈從人逆乎必梟其首以獻今文喜所圖者節制而已願陛下與之文喜得所欲必怠臣計有所施矣帝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爾忠佇劾我節不可得使海濱歸告而擊之如初遂殺文喜傳首闕下

冊元英斷 帝王部 卷之五十七 九

建中元年九月將作監言請脩內廊是歲孟冬為魁
罡不利脩作太史請卜佗時帝曰啟塞從時詭妄之
書勿徵乃命脩之

憲宗元和十年御史中丞裴度獻議請討淮西吳元
濟是時王承宗居鎮李師道據鄆外順朝旨內實違
命陰助元濟以為輔車潛募死士候度趨朝姦發於
通化坊之東街及導從奔散獨有備者王義堅以拒
之盜持刃斷義臂度雖被傷因得不死其口宰相武
元衡遇害皆以議討元濟者故時論或欲罷度之官
以安二鎮憲宗赫怒以為罷度之官是姦計無遺朝

綱不振因拜度中書侍郎平章事度亦以平賊報國
為已任

十一月辛卯詔釋忠武軍大將田頴宋朝隱之罪初
韓弘諸軍使齊力攻討賊嘗徑攻烏重裔之壘烏禦
之中數捨馳請救於李光顏光顏以小澥橋賊之保
也乘其無備使田頴宋朝隱襲而取之遂平其城塹
繇是不克救烏及韓弘以光顏違命取頴及朝隱將
戮之頴及朝隱勇而材軍中皆憐惜之光顏畏弘不
敢留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
之走馬入見具以本末聞帝赦忠信矯詔罪即往釋

穎及朝隱弘及光顏迭以表論帝謂弘使曰穎等違
 都統令當處死但光顏以其襲賊有功亦可宥之軍
 有三令五申宜捨此以收來効及以詔諭弘弘不悅
 十一年正月方討吳元濟并王承宗翰林學士中書
 舍人錢徽駕部郎中知制詔蕭俛竝以罷兵為請時
 帝業於肆討故出徽俛職以懲言罷兵者
 六月高霞寓敗于鐵城是日宰相入對相謂曰帝必
 有問未知所以對如何或言其不可復用兵狀及對
 帝曰不然夫一勝一負兵家嘗勢若帝王用兵即不
 合敗自古何難以用兵累勝不應留此寇賊今但論

此兵合用與否及朝廷制置當否耳卿等唯湏要害
 處置將帥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物力有不足者
 速與應接何得以一將失利便沮成計於是裴度之
 請必行言罷兵者亦稍稍止

穆宗即位初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總頰獻表章請
 分割當管土地及進征馬以明忠懇朝廷自宰臣公
 卿以下皆疑其詐帝獨推誠納之

後唐莊宗以哀帝天祐三年正月嗣晉王位於太原
 四月召潞州行營將周德威歸晉陽時梁軍圍上黨
 梁祖自將兵至澤州既見班師知其國禍以為潞州

必取援軍無復再舉遂停斥侯梁祖亦自澤州歸雖
帝知其不備籌之曰賊師寢謀 唯憚先帝今聞我
新有家禍必謂不能興師又以我少年嗣位未習戎
事幸聞變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練兵甲倍道兼行
出其不意以吾憤激之衆擊彼驕惰之師拉朽摧枯
未方其易解圍定霸在此一役遂率親軍直抵夾城
梁軍大恐南向奔走投戈委甲噎塞行路俘斬萬級
梁祖聞其敗也大懼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是李氏不
亡矣吾家諸子豚犬爾

天祐七年十一月梁祖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
魏將夏誼兵三千分入深冀言懼幽州侵軼就糧守
禦爲名旣而皆殺郡兵鎮州王容遣使楊審謀乞師
于帝帝集軍吏議出師之謀或曰鎮人首贊僞梁推
崇僭竊稱藩納賂重以婚姻今又未見釁端必無離
貳賊將前圖深冀趙人殊不枝梧量彼事情恐苞姦
計兵者機事不可輕行但且按甲治兵徐觀勝負實
知其病則與之師帝曰不然趙王比無經遠之謀繕
甲治兵幸保一隅之地擾之則離叛姑息則稱藩逆
溫雖及於前朝王氏不殊於曩昔當本朝承平之日
猶或叛或臣逆溫雖納女和親未及壽安公主旣懼

逆溫窺盜則思反不偷安况劉守光坐握勝兵逼於東境我又養兵練卒壓彼西隣南距逆溫僅餘千里我與守光合勢王公不得不憂昨告我乞盟必如此筭逆溫知吾和奸人情固有猜嫌詭計發兵懼我合鬪我若遲迴不救則落彼奸謀既違要約之言又失輔車之勢勝負之理斷自予懷師出井陘破賊必矣乃遣周德威將兵赴援屯於趙州梁祖既令杜延隱等襲深冀以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韓勅爲副相州刺史李思安爲前鋒會軍於魏州時汴之知數者仇殷謂梁祖曰是日太陰虧不

利出師因命退軍

同光元年九月壬寅朔在朝城梁將段凝兵至臨河已南與騎兵接戰是時澤潞叛渙衛州黎陽爲梁所據自棄德勝澶州已西相州已南寇鈔日至編戶流亡稅額漸少計其軍賦不支半年又王都盧文進誘扇契丹每過瀛涿恐草枯水合深入侵攻又聞汴人將曷大舉帝深憂之召詔諸將吏謀其大舉或對曰今汴人躁動但緣我襲取鄆州自我得汶陽以來頃大將固守城門之外元是賊疆以臣料之得不如喪今若馳檄告諭梁主却取衛州黎陽以易鄆州指河

爲界約且休兵待我國力稍集則議改圖帝曰嘻行此謀則吾無葬地矣詔問郭崇韜對曰臣不知書不敢遠徵古昔可以時事言之且陛下十五年仗義興兵爲雪家仇國耻甲冑生蟣蝨黎人困輓輸今旣募大號河朔士庶日望平定中原纔得汶陽彈丸之地而不能有何盡有中夏乎將來歲賦不充物議怨讟設若劃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自康延孝言事後來晝夜籌度料我兵力筭賊事機不出今年雖雄決矣且汴人決河自滑至鄆非舟楫不能濟渡近自賊中來皆言汴州無備悉以河南精兵在段凝麾下王彥

章師衆萬餘時寇鄆郊後旣以大軍臨我南鄙復又憑恃決河牽制我軍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鄆州外以彥章之兵朝夕侵寇內與奸人搖動幸有變生此汴人之深謀也段凝雖有精兵素無將略緩急機權未能獨斷臣有未策雖爲狂妄敢不盡言唯陛下留之臣謂段凝保守河壩苟欲持我但留兵守禦保固楊劉陛下親御六軍與鄆州合勢長驅倍道直向汴州汴旣無兵望風自潰若旣僞豎授首賊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大定臣終始畫度成敗已決且今秋不稔兵糧纔支數月糧盡兵散坐見不堪決計

則成敗未知端坐則今年不濟力屈勢窮稅駕無所
 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采浮言故也帝王應運必
 有天命成敗天也唯在陛下獨斷發言盈庭而孰是
 臧否帝曰正合朕意大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行
 計決矣詔問司天皆曰陛下但棄鄆州且守河朔天
 文歲時不利深入必無成功郭崇韜奏古之命將鑿
 凶門出軍示其果敢况一人親征成筭已定區區嘗
 談無足據也是月梁將王彥章率眾至汝河明宗遣
 騎軍偵視至遽坊鎮兵來挑戰王師以精騎擊之渡
 汝水大敗之生擒梁將任釗田章等三百人俘斬二

百級彥章引眾保中都明宗飛驛告捷帝置酒大悅
 且曰鄆州之捷實壯我謀繇是決行渡河之策遂平
 梁氏

明宗初入雒所司議卽位儀注霍彥威孔循等言唐
 之運歷已衰不如自創新號因請改國號不從土德
 帝問藩邸侍臣左右奏曰先帝以錫姓宗屬為唐雪
 冤以繼唐祚今梁朝舊人不願殿下稱唐請更名號
 曰予年十三事獻祖以予宗屬愛幸不異所生事武
 皇三十年排難解紛櫛風沐雨冒血刃戰體無完膚
 何艱險之不歷武皇功業卽予功業也先帝天下卽



予之天下也兄亡弟紹於義何嫌且同宗異號出何典禮歷之衰隆吾自當之衆之莠言吾無取也時羣臣集議依違不定唯吏部尚書李琪議曰殿下宗室勲賢立大功於三世一朝兩泣赴難安定宗社撫事因心不失舊物若別新統制則先朝便是路人煢煢梓宮何所歸往不惟殿下感舊君之義羣臣何安請以本朝言之則睿宗文宗武宗皆以兄弟出繼卽位柩前如儲后之儀可也於是羣議始定

天成中車駕在汴樞密使安重誨延諸藩侯議平吳之舉霍彥威擁其利害事未能決翌日聞僞吳昇府節度使徐溫卒議在必行帝謂侍臣曰四海之內唯淮南未賓正朔乘彼紛紜適宜吊伐朕豈貪土疆耶姑務德訓兵後畲未晚又供奉官丁延徽盜倉糧禁繫經年延徽性纖巧權貴多庇護比望至應聖節則釋放乃至節前中要取聖旨放繫囚明宗曰除盜倉糧官典外餘可疎放侍衛指揮使張從賓言事帝多容之因奏佗事從賓言及延徽情非盜粟意本賂填帝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期於決死蘇秦說予不得非但卿言衆於是不敢言翼日帝御中興殿謂近臣曰丁延徽禁繫經年竊盜倉儲何須擁護不然則合

原則原淹滯如此復何計較耶既知擁護不及乃據法守具獄斷決

華溫琪初事莊宗爲秦州節度使明宗卽位因入廟願畱闕下明宗嘉而許之除左驍騎上將軍歲餘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選一重鎮處之重誨奏以天下無闕佗日又言之重誨素強悛對曰臣累奏未有關處可替者惟樞密使而已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其事懼近臣所怒與重誨俱各稱疾繇是數月不出竟拜華州節度

周世宗顯德元年正月卽位二月丁卯河東賊將張揮率前鋒自團栢谷入寇營於梁候驛攻劫堡柵殺掠焚燒所至盪盡潞州李筠遣護軍穆令均率步騎千人拒之時帝議親征詢于執事者中書令馮道等奏曰劉崇自平陽奔遁之後勢弱氣奪未有復振之理竊慮聲言自來誘語於我兼以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搖動不宜輕舉命將禦寇深以爲便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聞我新立自謂良便必發狂謀誑惑人心勾誘北虜謂天下可取謂神器可圖此際必來故無疑爾時馮道以帝銳意于親征恐非萬全之策因固諫之帝曰昔唐太宗創業天下草寇靡

不親征朕亦何憚焉道曰陛下亦不可效太宗帝又曰劉崇烏合之衆首遇主帥必如山壓卵爾道對曰山壓卵固不敵不知陛下終作得山定否帝不悅而罷三月癸未帝降御札親征壬辰次澤州甲午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等失律帝自率親騎臨陣督戰諸將分兵追襲勢若風雨僵尸棄甲填蒲山谷已亥宴從官於潞州之衙署是日誅樊愛能何徽及諸將軍較監押使臣等共七十餘人以高平地見賊奔遁故也又斬開封府馬步軍都指揮使郭令嵩以臨陣遷延不應指使也愛能暨徽皆自戎伍而爲列較

漢末太祖自鄴入平內難各率部兵以從及太祖踐祚累加擢用尋以愛能爲侍衛馬軍都較徽爲侍衛步軍都較皆遙領節制其寵遇委用非不至也而姦猾爲性臨事顧望至是與劉崇對軍愛能望賊而遁徽所部兵未及成列爲蹂踐而散旣伏誅中外無不盛稱帝之英斷自是驕將惰卒股慄而知懼矣顯德二年正月帝謂宰相等曰朕昨昇府州爲節鎮就拜折德展爲帥而夏州李彝興以土壤相接惡其與已竝爲藩鎮乃敢扼塞道路阻絕使臣卿等以爲如何宰臣奏曰夏州地起邊徼朝廷向來嘗與優借

府州甚爲褊小近建節旄得之何利失之無害且宜
撫諭彞興庶合大體上曰折德辰三數年來竭盡心
力禦捍劉崇如何一旦棄之度外且夏州雖產羊馬
博易資貨悉在中土黨與阻絕何能爲之乃命供奉
官齊藏珍齋詔書責其悖慢諭以安危後彞興果恐
懼俯伏聽命焉

十一月帝謂侍臣曰近以開廣京城存歿皆有起動
若聽汎言卒行未得沸騰之語朕自當之久遠卽當
利於人矣

五年三月親征淮南關東沛州有賊舩數百隻乃命
殿前都虞侯慕容延釗及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帥師
以討之將行令延釗帥驍騎登陸而往延渥督舟師
沿江而下時議者云徑趣江路恐非良策若取裏河
而往保無憂矣唯帝獨斷不移未幾延釗上言大破
賊軍於東沛州

明察

夫王者鍾五行之秀膺三靈之眷奄有四海爲天下
君仰之如日無幽而不燭畏之如神雖微而必察繇
是下情靡不上通諛說無以自進含忠履潔之士得
以効其所能匪躬盡瘁之臣得以保乎終吉自西漢

而下蓋有體資明智內懷聰睿邇言必究其所自至
精冥合於惟幾使奸邪無所云為勲勞護於全度刑
賞不濫而政化以清垂之策書斯為美矣

虞舜明四目達四聰

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
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
反伏誅初桀安父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
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罪時帝年十四覺其詐後有
譖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敢有
譖毀者坐之光繇是得盡忠

後漢明帝日晏坐朝幽在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

魏太祖知人善察難眩以偽建安末以毛玠為東曹
掾典選舉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
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為次宜省東曹太
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
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
衛臻為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
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
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

晉元帝時王敦為荊州牧會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

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頌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
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
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
成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
知之及蕪峻平問庾亮曰當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
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
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
後魏太武帝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人無以措其姦
獻文帝勤於治功百僚內外莫不震肅及傳位孝文
猶躬覽萬幾政刑嚴明顯拔清節汰貪鄙牧守之

廉潔往往聞焉

唐高祖初軍國多務奏請填委臨朝處分割夾如流
每發其姦伏皆出人之意表

太宗貞觀中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要斬黨與六人皆
伏誅蘭既斬右武侯將軍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
太宗聞而歎之曰刑典自有嘗科何至如此必若食
逆心肝者而爲忠孝則劉蘭之心爲太子諸王所食
豈至卿乎行恭慙而拜謝

高宗永徽二年詔弓月道副總管高德逸市馬而德
逸自取駿者大理卿李道裕奏曰此馬異嘗請實中

廐高宗曰道裕法官職在決斷進馬之事非其所司請以馬送北門妄希我意深乖法官之體豈朕行事不爲羣下所知耶朕今自咎未能卽黜道裕

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以太子瑛得罪召左相李林甫議立副君時武惠妃承寵林甫希旨因以惠妃子壽王瑁對玄宗不可竟冊立肅宗林甫繇是恐不利已乃起妃族韋堅柳勣之獄數危於肅宗肅宗推誠守道卒不自明玄宗亦聖慮獨斷意無所忌

代宗大曆八年閏十一月右僕射裴遵慶之侄孫倩擿登聞鼓告遵慶謀反帝曰此必大謬乃下有司鞠倩果風狂誣罔伏罪杖倩四十配流漳州百姓

德宗貞元中左司郎中盧徵駿遷給事中戶部侍郎竇參深遇之參爲相倚以自代會同州刺史缺參請以尚書左丞趙憬補之特詔用徵以間參腹心也

憲宗元和十二年九月己亥貶京兆尹竇易直爲荊州刺史初萬年捕賊尉韓晤以姦賍發易直使法曹椽韋正收鞠之得贓三十萬帝意其未盡令復鞠之果得賍三百萬故罪正叔而貶易直韓晤除名配流昭州

文宗開成元年十月癸丑御紫宸殿宰臣李固言奏

御史臺推金部員外郎判度支案韓益贓狀李石奏曰臣以其頗會錢穀是以錄用不謂如此貪猥帝曰宰相但知人卽用有過卽懲李石所用人且不掩藏罪過可謂至公從來宰相用人卽有過犯又不欲令有司舉察此大病也但知者舉之舉不失職從而獎之自然易得其人何必隱惡

武宗御殿受册是月九日雨至十四日轉甚乃改用二十三日時有織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作赦書欲減削禁軍衣糧馬草料士良怒曰必有如此軍人須至樓前作鬧宰相李德裕等知之請開延英訊其

事帝曰姦人之詞也召兩軍中尉諭之曰赦書出自朕意不繇宰相况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士良惶恐謝之是日晴霽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八月宰臣王建立請患假累日不朝帝謂侍臣曰建立欲退三司又今稱病人有託疾得疾者不宜如此

長興元年四月十八日收復河中斬楊彥溫傳首來獻初彥溫莊宗朝累遷裨將天成初末帝出鎮河中奏爲衙將善遇之至是彥溫承安重誨意乘末帝閱馬於黃龍莊據州城謀叛末帝尋遣人詰之曰吾善

待汝何苦爲叛彥溫報曰某非敢負恩緣奉樞密院宣頭令某拒命請相公但歸朝廷蒲民感末帝惠養之恩揭竿持挺敵彥溫之徒者甚衆竟以堅甲利兵不勝而退數日詔末帝歸朝帝疑其詐不欲興兵授彥溫絳州刺史安重誨堅請出師卽命西京畱守索自通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樂彥稠等率兵攻之五日而敗自閉門及敗凡十三日初彥稠出師帝戒之曰與朕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及收城斬首傳送帝怒彥稠等時議者以當時四海帖然五兵載戢蒲非邊郡近在國門而彥溫安敢征恃皆以爲安重誨方弄權

柄榮等從諸王敬事不暇獨忌末帝威名夙著已素在其下每於帝前屢言其短帝旣鍾慈愛不聽重誨巧作規圖冀能傾陷也彥溫旣誅末帝在清化宅重誨謂馮道等曰蒲帥失守責帥之義法當如何公等安得緘言重誨諷道等論列欲致末帝於有過之地翼日起居馮道奏合行朝典帝不說謂宰臣曰吾兒爲奸黨所傾未明皂白公等發此言是不欲畱在人間也趙鳳堅奏春秋責帥之義所以激勵藩守帝曰皆非公等意也二人惶悚而退居數日帝於中興殿見宰臣趙鳳承重誨意又再論列帝問侍臣他事無

所言翼日重誨復自論列帝曰卿欲如何制置吾便隨汝重誨曰於陛下父子之間臣不合苦言一稟聖旨帝曰從他私第閒坐何煩奏也乃止

二年三月丙寅制末帝授光祿大夫簡較太傅左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仍封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賜推忠佐運功臣時安重誨出鎮河中帝遣中使召見末帝泣而諭曰如重誨意爾安得更見子賴我心自正錄是宣制行此官衛之命

三年正月武德使奏內宿殿直張繼榮等三人俱失銀帶帝曰內庭豈有盜耶莫是失物人妄訴否宣徽

使朱弘昭承旨鞫問果如帝言遂以其罪罪之

劉鼎爲吏部員外郎判吏部南曹與司封郎中曹探同注擬三銓選人崔銳卜延嗣而下違格楊光嗣年貌不同文書踰濫令史趙廣李仁遇王瓌等伏罪中書門下帖本司官員各取狀崔居儉等注擬依格超折准勅及堂判不違理例盧文紀執奏本司各以伏過官員有失各望罰兩月俸狀入樞密直學士呂琦讀奏帝問居儉等過失琦對曰勅命許超折此不言資數當判又更促之銓司何罪大抵盧文紀與居儉情不相協倚撫瑕類欲其有玷帝曰公理何在是日

詔曰居儉等既准勅文微失不足爲累竝放

晉高祖初爲太原尹明而難犯帝素好施施物必精嘗以百縑贈客謂所賚牙吏曰吾本救人爾勿受遺因密使步健躡而偵之果棄束素以還帝怒笞背遣焉左右畏之有如神明

天福四年六月陳郡民王武穿地得黃金數餅州取而貢之帝曰宿藏之物旣非符寶不合入官遂召所獲之家至闕給而遣之

五年八月李崧因帝顧問遂言諸州倉糧皆於帳計之外所剩頗多帝曰多納害民罪同在法其倉督等特貸其命各宜懲斷

周世宗顯德元年十二月帝謂侍臣曰朕昔居邸第嘗聞州郡林落之間有不務營生以狡蠹自負虛構辭訟恐動人民者卿閭相畏不與之爭官吏避事不懲其咎得志斯久爲害亦深朕切不喜之宜委諸處錄事參軍縣令等密具申奏卽與除去令佐之官最親吾民也事之損益爭不細知此後宜許條奏有允當者必獎用之

二年正月帝謂侍臣曰近觀三司累奏以漕運綱官拌和官物處極刑者數人朕聞轉漕之物向未例給

斗耗自晉漢以來不與支破且倉廩所納嘗賦皆是
 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般豈無耗折忍令犯者啣
 冤處死起今後每石與耗一斗苟有所犯人必甘心
 六月親錄囚於內苑先是汝州潁橋鎮百姓馬遇詣
 闕上訴以其父温與其弟福超具為本鎮鎮將史彦
 鐸所誣冤死於獄中及令所司按鞫終不能辨之帝
 遂召入內園親自錄問果得其事實以馬氏無辜冤
 死賜其家粟麥各一十石絹三十疋議者咸以為神
 是時諸侯聞者無不躬親於獄訟焉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開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五十八

勤政

守法

致治

勤政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傳曰人道敏政况乎
 宇宙之大民物之衆內撫諸夏外安百蠻體元以立
 制建侯以共治禮樂征伐於是乎在三皇以前風俗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五十七

簡朴雖曰無為無不為也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
 自親事處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朝以聽政晝以訪
 問暮以條令故虞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夏禹則
 曰予思日夜孜孜商書則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周書梓材曰既勤撲斲惟其塗丹雘無逸曰文王自
 朝至於日中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乃至未明求
 衣齋居決事親臨庶獄延見大臣議論講貫或至夜
 分斯則聖人之用心也始乎勞終乎逸若雲行雨施
 春生秋歛而歲功成矣

殷中宗太戊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周法度也

治民祇懼不

敢荒寧

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

故享國七十五年

高宗武丁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怨故饗
 國五十五年

周文王日中曷不暇食享國五十年

宣王將朝諸侯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故庭燎之
 詩美其能自勤以政事

漢宣帝地節二年五月始親政事令群臣得奏封事
 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
 傳奏其言考試功能

三年十二月初置廷尉平季秋後請讞時嘗幸宣室

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後漢光武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

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

下有湯禹之明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

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又以手迹賜方國者

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說文曰札牒也

勤儉之風行於上下

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

禁坐列御坐也

廣求民瘼觀納風

謠故能內外匪解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兢能其

官

順帝永建元年九月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

魏文帝黃初五年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

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是年帝南巡觀兵於吳留

司馬宣王鎮許昌錄尚書事宣王固辭帝曰吾於庶

事以夜繼晝無須臾寧息此非以為榮乃分憂耳

明帝含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

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無厭息

太和三年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嘗言獄者天下之

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聽訟親臨聽之

晉武帝泰始四年帝臨聽訟觀錄廷尉雒陽獄囚親

平決焉

元帝太興元年新作聽訟觀

四年四月辛亥帝親覽庶獄

明帝大寧二年四月詔曰大事初定其命維新其令
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
中

成帝咸康六年初依中興故事朔望聽政於東堂
後魏孝文太和十五年五月己亥議改律令於東明
觀親折疑獄七月乙酉車駕巡省京邑聽訟而還
十六年二月辛北部曹歷觀諸省巡京邑聽理冤訟
五月詔群臣於皇信堂更定律條流徒限制帝親臨

決之

十七年五月帝臨朝嘗引見公卿已下決疑政錄囚
徒

二十年二月辛丑帝幸華林園聽訟於都亭

八月壬辰朔幸華林園親錄囚徒咸降本罪二等決
遣之帝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嘗思所
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嘗必躬親不以寒
暑爲倦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
於周洽嘗臨朝堂謂太子太傅穆亮曰三代之禮日
出視朝自漢魏以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

於廟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口中之集中前則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帝親自決之

宣帝正始元年八月詔雒陽令有大事聽面敷奏永平元年六月詔曰慎獄重刑著於往誥朕御茲寶曆明鑒未遠斷決煩疑寔有攸愧可依雒陽舊圖修聽訟觀農隙起功及冬令就當與王公卿士親臨錄問

延昌二年正月帝御申訟車親理寃訟

六月帝御申訟車親理寃訟

三年四月帝御申訟車親理寃訟

孝明熙平二年九月詔曰察訟理寃實爲政首躬親聽覽民信所繇比日諒闇之中治綱未振獄犴繁廣嗟訴驟聞雖曰司存每多誣壅曾是寡德實深矜慨自今月望當暫出城闈親納滯枉主者可宣諸近遠咸使聞知

孝昌二年二月甲申帝皇太后臨大夏門親覽寃訟孝莊建義元年五月詔曰自孝昌之季法令昏瞶懷忠守素壅滯莫申深怨宿憾控告靡所其有事在通途橫被疑異名例無爽枉見排抑或選舉不平或賦

役煩苛諸如此者不可具記其有訴人經公車注不合者悉集華林東門朕當親理冤獄以申積滯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癸亥朔帝於華林園納訟

六月己卯帝臨顯陽殿納訟

承熙三年五月庚子又幸華林都亭納訟

西魏文帝大統五年秋七月詔自今嘗以朔望親閱

京師見囚徒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正月己亥聽政訟於正武殿

武宗保定三年四月帝御正武殿親錄囚徒

建德元年十二月己丑帝御正武殿親錄囚徒至夜

而罷

二年十二月戊午聽訟於正武殿自旦至夜繼之以

燭

六年五月辛亥御正武殿錄囚徒

隋高祖初卽位乘輿四出路途上表省者則駐馬親

自臨問或潛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民間疾苦

無不留意

開皇二年十二月丁亥親錄囚徒

四年九月乙巳親錄囚徒

十年七月庚戌親錄囚徒

十二年八月戊戌親錄囚徒

十七年三月辛酉親錄囚徒

十八年十二月甲戌親錄囚徒

唐高祖武帝元年六月謂侍臣曰每有章奏朕所親覽其詣闕者並卽引見不得輒相止抑致有幽枉九月己巳親錄囚徒

二年閏二月親錄囚徒多所原放

三年八月親省囚徒多所寬宥

八年二月癸未親錄囚徒多所原放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午卽位十二月癸未謂司

空裴寂曰比有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摠粘之屋壁出入觀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治或二更方寢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之心也貞觀二年五月癸丑謂侍臣曰書不云乎夫人民有欲無主乃亂故樹君以治之然而不能獨治必藉良佐以相輔弼朕今臨御天下子養生民思弘君道以安百姓卿等豈不見隋主爲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國亡公卿貴臣暴骸原野毒流百姓禍及其身朕每念及於斯未嘗不忘寢輟食所以師古作法不敢任情欲共卿等不爲逸豫唯務治民須君臣相體

善惡必陳聞公卿以下皆難於言朕豈開延之道有所不盡乎勅中書令侍中於朝堂受詞訟衆庶以上有陳事者悉令封上帝皆親覽焉

二年八月甲戌幸朝堂親覽冤屈

三年十二月辛酉親錄囚徒多所原放

十年十二月親錄囚徒

十五年四月親錄雒州河南雒陽二縣及行從諸司囚徒

十一月庚子錄在京囚徒多所原宥

十六年七月謂侍臣曰朕數詔公等欲聞愆闕庶幾善道以匡不逮耳今嘗達夜不寢思爲政術非唯憂勤百姓亦欲貽法後昆司空長孫無忌奏聞古來撥亂之主載籍所存天造草昧之辰爰始經綸之日何嘗不思聞帝道祇奉王度及卽位之後漸染驕盈詩云鮮克有終此非虛說陛下君臨四海將二十載視朝以後每留群臣陛下爲解威嚴貸以顏色唯欲其論國家善惡用康政化哀愍黎元聖情轉切此豈臣等獨蒙恩澤四海蒼生誰不幸甚

十七年二月己亥帝親慮囚徒非傷化害物者多所降宥帝以天下太平勵精風化每旦召見三品以上

賜食御前初發德音必先政道獎誘臣下令各有所
陳羣臣雖無可進說帝必深叙戒懼

七年辛丑謂公卿曰朕聞隋煬帝對羣臣未嘗言及
政道朕實以政事切心若見卿等不覺自然發言司
徒長孫無忌曰臣聞欲知國之存亡先觀其爲政此
隋所以喪陛下所以興也

八月帝見諸方使人先問其田苗善惡百姓疾苦奏
稱百姓更無疾患而今茲有年因謂羣臣曰自去秋
不雨涉茲春夏積旱三時野無青草中心怵惕無秋
稼之望迄於夏季方降其雨今此年豐上天所賜雖
祥瑞之美無以加焉

十八年二月丙辰帝謂侍臣曰天下靜亂必在於君
化以成俗亦繇其主朕少小軍旅於學業恨不能該
覽經史撮其善事爲百姓行之

二十一年正月詔以無識之徒自蹈刑憲者宜順陽
和時申恩惠諸司見禁囚並宜將過詳其輕重自此
以後每視朝錄禁囚二百人帝親自案問降死至流
流入徒徒入杖杖者並放

二十二年閏十一月癸巳親錄囚徒多所原遣

高宗永徽元年正月召朝集使謂之曰朕初登大位

固以黎庶爲心事有不便於萬姓者各宜面奏有不盡者亦任封進自是每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理

顯慶四年十月壬辰親慮在京囚徒多所降免龍朔三年二月庚戌勅京城見禁囚每日將二十人過帝自慮之多所原免慮不盡者仍令皇太子於百福殿慮之

咸亨二年六月癸巳以時旱親慮囚徒多所原宥仍令沛王賢慮諸司囚周王顯慮維州及兩縣囚中宗景龍二年六月壬寅親慮囚徒多所原宥

玄宗開元五年七月引畿縣令見於別殿帝謂之曰諸縣令等朕聞春夏以來苗稼甚好近日稍多雨水深慮漂浸田疇只如鞏縣密縣汜水等旣山水暴下衝突廬舍至於百姓溺者數人言念於茲不忘鑒寐雖已遣御史簡較安存卿是親人之官若爲優恤亦知今歲蝗不爲災避境有徵深嘉稱職未知在外疾病多少差科賦歛得均平否
十一年諸州朝集使來見帝謂之曰卿等遠來竝平安好今歲收穫何如去年百姓之間有何疾疢鰥寡惇獨及行人之家若爲優恤使得存濟卿等初到且

歸休息數日之後與有司計事以聞
二十五年十一月諸州朝集使見勅曰朕比擇長吏
兼分命使臣所與安人佇彼成績未知去歲之後至
今秋以來郡縣之間如何致理招攜復業何為處置
頃聞諸道路遠近稍熟百姓貯積多少卿等親人之
職庶事合知宜以實言用慰虛佇

天寶十四載六月壬辰帝親慮囚徒

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庚申臨軒引侍臣議時政得失
代宗保應元年九月壬午御延英殿會宰臣等議政
事自辰至午乃罷丙戌御延英殿會宰臣等議政事

自辰至巳乃罷

大曆三年十月庚辰代宗御延英殿引萬年長安兩
縣令及諸畿縣令見

十年五月乙卯帝視朝以班列人少謂宰臣曰朕每
日聽政未嘗不晨興公卿大夫豈忘恭恪宰臣等再
拜引過陳謝退而告示朝臣聞之者莫不怵惕
德宗貞元元年十二月以蝗螟之後流庸未復詔延
英視事日令嘗參官七人對見對以時政得失自是
頗有忤許不適事理者悉優容而遣之

三年四月庚申詔曰蕃寇雖退疆理猶虞安邊之策

必有良筭各委嘗叅官具所見封進每坐日三四人
陳奏利害

四年六月召京兆府諸縣令對於延英殿訪人疾苦
誨之各賜衣一襲

甲申中書門下奏大理卿于頔太嘗卿董晉兵部侍
郎李紆京兆尹李佐吏部員外郎李渭曾任刺史司
農卿薛珽太府少卿韋華太理少卿李速戶部郎中
盧紹倉工部郎中龐參曾任縣令及長安令竇申萬
年令李融竝有理行於是令頔等與刺史言於左丞
相廳珽等於右丞廳言畢各條奏

六年七月召京兆府諸縣令對延英殿問人疾苦各
賜衣一襲

七年十月司農卿李模免官初司農當供三宮冬菜
三千車以度支給車直稍賤又阻雨菜敗模以度支
爲辭帝責其不先聞故免之先是模奏司農菜不足
請京兆府市之尹薛珽萬年令韋彤乃禁人科賣帝
命奪珽俸一月彤俸三月繇是每遇延英殿令諸司
長官二人引見方問謂之巡對
十一年二月黔中觀察使崔穆爲部人告贓二十七
萬貫及他犯監察御史李直方往黔州覆案近事兩

晦無對見者是日雨止重之延英殿召見直方遣焉
憲宗元和二年銳於政理謂宰相裴垕曰朕聽政之
暇徧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時事竦慕不能釋卷
又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我讀國史
始知萬倍不及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相與百官同
心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爲理哉事有乖宜必望卿盡
力扶掖垕等蹈舞進賀曰陛下言及於此是又宗祚
無疆之福臣等駑劣不副聖心垕亦孜孜奉上每因
敷奏復引太宗躬勤聽覽以諷帝帝嘗納用自是延
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仍詔自今兩省官每坐日

一人對來

八年六月辛亥朔以時積雨延英門不開者十五日
至是帝使謂宰臣等曰每至三日雨亦對來
十三年九月戊子自八月壬申雨至是暫霽翼日復
降乙丑雨雪深數尺人有凍死者宰臣因對請放朝
帝曰沍寒放朝固其所也然吾樂與卿等相見退居
深宮誰可與語耶

十四年八月己未謂宰臣曰今天下雖漸平尤須勤
於政理若偶休假頗不坐有事卽詣延英請對勿拘
嘗制先是宰臣奏事於延英崔羣以秋暑方甚不敢

盡久其辭顧同列將出帝止之曰數日方與卿一相見時雖尚熱朕不為勞因固留羣臣等久之方退穆宗以元和十九年正月即位八月乙亥幸勤政樓問人疾苦

文宗太和元年三月御紫宸殿延英視事者九十一刻宰臣得以口陳大政帝皆虛心聽納異日對翰林學士於思政殿對南北軍使於麟德殿泊諸蕃使者諸道進奏官皆得引謁故事隻日皇帝視朝其隻日百官但奉朝請退帝既勤於為理其後欲與宰相間日論政或當放朝輟朝皆令用隻日

五月甲申召待制官禮部侍郎崔郾工部侍郎獨孤朗日對一刻時待制官命之舊矣近歲虛設其名未嘗引覲及此屢召咨以時政
六月召百司庶務有不便於人者各委長吏悉心陳列無使壅於上聞

開成元年正月乙巳帝御紫宸殿宰臣鄭覃李石進曰陛下改元御殿中外寧謐今於京兆府一年租稅又停天下四節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帝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覃曰在守之而已石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時看之又十

道黜陟使去日更付與公事根本令向外與長吏詳
擇施行方進利害之要帝召監倉御史問太倉粟數
御史崔虞對見粟有二百五十萬石帝曰無九年之
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
國令約歲費不少而所蓄非多誠深可軫慮石曰京
畿頻旱無以添置待臣來年徵兩稅麥時納麥穀時
納穀自然國儲漸實人亦樂輸帝曰如今用粟處且
給價錢來年折納務優人農單曰若不優之折糶爲
害石又奏涇陽水利方春作時請禁碾磴秋冬水閑
任却動用單曰務農乃原其本也游手末作自當衰
止帝曰百司弛慢要重條舉因指御爐曰此物始亦
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修飾何繇復初石曰
百司皆有官長在陛下各責其事而已單曰丕變風
俗當考實効晉時稽阮之流竟何裨益帝曰阮籍居
母喪飲酒食肉隳紊禮教單曰三十年以來不務實
事相尚爲顏李石曰此本因理平人人無事安逸所
致今之人俗但遠慕王夷甫耻不能及帝曰卿等輔
朕爲理必在振舉法度法者帝王之鞭策乘馬不執
鞭策而可望致遠乎鄭覃李石謝曰陛下撫念萬方
形於憂勤臣等雖甚駑庸敢不力奉聖志

九月丁亥召對季集畿赤縣令等二十一人賜帛有差

二年八月丙午望日帝御延英對刑法官刑部員外郎紇于泉王含大理少卿李武常紆及大理正丞等自此朔望卽對刑法官以詳重輕

三年二月詔僕射尚書侍郎左右丞太卿監每遇坐日宜令兩人循次候對

宣宗在位十四年凡對宰臣語及政事卽終日忘倦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六月丙寅見百僚於廣壽殿時不豫旬日至是稍平帝勤於聽政接臣下無倦聖恙

總似和裕卽戒尚宮曰吾今日見百官六宮請曰聖體虛羸且候平復無宜勉強上曰吾坐卽似健乃以烏帽便服見羣臣

十月辛酉上顧謂侍臣曰宰臣久不相見何也因令孟璞瓊傳詔馮道奏曰臣等以五日起居稟中旨召見不敢大進也是月道率百僚見於中興殿

守法

仲尼有言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蓋居南面之重宅億兆之上立乎法以齊衆一其心而成化豈三尺之律令而敢私乎哉故漢氏而下致治之後曷

嘗不申嚴邦憲循行吏議雖復宗室貴戚元勳近習
冥於彛典無所矜貸繇是明一成之不變致天下之
歸心焉周典曰無徧無黨王道蕩蕩其斯之謂矣

漢武帝時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
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帝

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獄繫內官主

王之官也禮有傳母以公主子廷尉上謂請論論決其罪也左右人

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

死以屬我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

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

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

右盡悲時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徧不黨王道蕩蕩

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

再拜上萬歲壽帝廼起入省中以時召議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冕冠頓首曰臣

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錯憂者莫若酒東方朔

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下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朔前有罪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復

為中郎賜帛百疋也宣帝時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兄孫山坐寫秘書光夫

人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

不許之

後漢光武時竇融爲大司空以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

虞延遷雒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嘗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於光武譖延多所寃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彌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治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

干法

後魏太武性甚嚴斷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嘗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臣犯法無所寃假

孝文時趙郡王幹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至州斬盜馬之人依律過重而尙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夫刑以節人罪必無濫故刑罰不中民無措手足若必以威殺爲良則應汎通衆故苟湏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條憲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禮舊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尙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



王幹關於治理律外重刑可推以聞

唐太宗貞觀中吏部尚書侯君集坐太子承乾事帝謂百寮曰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寘之於法我將乞其性命公卿許我乎群臣爭進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請誅之以明大法帝謂君集曰與公長決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因歔歔下泣遂斬于四達之衢籍沒其家

趙節長廣長公主之子以暱于太子承乾伏誅帝幸主所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帝亦拜主垂淚曰有功者仇讐必賞有罪者親戚咸誅前王執此以守其國弟世民亦庶幾無私有慙於姊

高宗麟德元年二月丙午魏州刺史郇國公孝協坐贓賜死宗正卿隴西王博文等奏稱孝協父長平王叔良身死事者孝協更無兄弟繼嗣便絕特望矜免其死帝曰時覽所司覆奏孝協死罪非不愴然但國之棧戚任寄爲重不能廉慎遂及贓貨狼籍且畫一之法百王共貫豈親疎異制用舍殊途若有利於百姓皇太子亦所不赦身之肌膚朕亦不惜今知孝協旣有一子令其主祭其墓功等親竝宜依舊勿拘令式孝協竟自盡於第

代宗大曆四年七月癸未勅死罪降從流時皇姨弟薛華因酒色忿怒手刃三人棄屍井中事發繫於京兆府慮前一日賜自盡不以公法貸私恩也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七月汴州倉吏七十二人定贓至死分戮于三市史彥弼爲汴州衙較舊將之子石敬瑭之戚屬王建立奏希免死帝曰王法無親豈可私徇乃皆就戮

丁延徽爲供奉官監倉與倉官共盜倉米三百五十石延徽性纖巧權貴多庇護之禁繫經年比望至應聖節則釋放乃至節前取旨放繫囚帝曰除盜倉粟

官典外餘可疎放時侍衛指揮使張從賓言事帝多容之因奏他事從賓言及延徽情非盜粟意本賂填帝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期與決死蘇秦說予不得非但卿言衆于是不敢言異日帝御中興殿謂近臣曰丁延徽禁繫經年竊盜倉儲何須擁護不然則合原則原淹滯如此復何計較耶旣知擁護不及仍據法寺具獄斷決

涇王從敏明宗子也爲成德軍節度使鎮州有市人劉方遇家富方遇卒無子妻弟田令遵者幼爲方遇治財善殖貨劉族乃同推令遵爲方遇子親族共立

券書以爲信誓累年後方遇二女取資金於令遵不如意乃訟令遵冒姓奪父家財劉氏二女以錢賂從敏之親吏又姦通判官陸浣從敏令浣鞫劉氏獄而殺令遵令遵父詣臺訴又以成德軍節度副使符蒙掌書記徐臺符鞫之蒙本鎮人備知姦狀及詰二女復行賂於節度副使趙環代判高知柔觀察判官陸浣竝捕下獄具服贓污事連從敏從敏甚惧乃令其妻趨雒陽入宮告王淑妃明宗知之不令入謂從敏婦曰朕用從敏爲節度使而枉法殺人取錢我羞見百官又令新婦奔走不須見吾面依法裁斷然王妃頗庇之趙環等三人棄市從敏罰俸釋之

致治

蚩蚩蒸民不能自治天生聖哲以爲司牧去危就安民之心也定亂致治君之政也非復應天順人乘時設教則禍難無息康寧無異矣故運四時成品物隄而不息明而下濟天之嘗道也任百工熙庶績道之以德御之以威國之善經也千齡不易百代可知是知弦弧剡矢禍亂遂平制禮作樂風俗乃變弛而張之是謂政教引而伸之稱爲化原御宇造物與民更始釋此不足徵也

黃帝舉風后力牧嘗先太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

明之占死生之說易云幽明之數合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

穀時是也草木淳化鳥獸蟲蟻旁羅日月星辰水波一作

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有土德

之瑞

帝顓頊時大小之神日月所炤莫不砥屬砥平也四遠皆平而

來服屬

帝嚳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炤風雨所至莫不從服

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能明峻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和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之衆民皆

變化化立是以風俗泰和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

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勸其事

帝舜既踐天子位命禹稷契等二十二人咸成厥功

臯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

垂主工師百工致力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

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

而九州莫敢避違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

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

帝始

殷盤庚之時已都河北殷衰自仲丁至陽甲九世亂諸侯莫朝盤庚遂涉河南治亳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從而改號曰殷亳今偃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繇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

定於冢宰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是以觀國風後舉傅說爲相殷

國大治祭成湯之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雒武丁脩

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周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言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

服列爵惟五卽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列地封國公侯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建官惟賢立官以官賢才位事惟能居

理事必重民五教所重在明及五嘗之教惟食喪祭民以食爲命喪禮篤

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惇信明義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崇德報功有德

尊以爵有垂拱而天下治言武王所脩皆是所在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

成王旣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興正

禮樂制度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頌聲者天下太平歌頌之聲帝

王之高致也

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策以申之作康

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措舍置也

民不犯法無所用刑

漢惠帝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蕭曹為相君臣俱欲
無為故帝拱已垂拱而治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
穡衣食滋殖

文帝即位躬脩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稅而將相皆
舊功臣少文多質 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

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許面相斥罪也吏安

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寢溢也息生也風流篤

厚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從輕斷是

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謂普天下之重罪者也有刑錯之

風

景帝遵孝文之業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黎衆也醇不澆

雜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昭帝幼年即位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

耗戶口減半耗損也委任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

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克實舉賢

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益鐵而罷推酤尊號曰昭不

亦宜乎

宣帝地節二年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

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

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

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

且之意元康四年比豐年

北類也

穀石三錢

宣帝之治信賞必罰

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是以知吏稱其職民

安其業也

後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

役務從簡寡

調謂法也

至乃十存一焉帝嘗於民間頗達

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害病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

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

明帝永平十三年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

姓殷富粟斛二十牛羊被野

晉武帝明達善謀平吳之後天下乂安

後魏孝文太和八年遣使巡行糾守宰不法

玄宗開元十九年二月侍中裴光庭中書令蕭嵩奏

曰臣等伏見所司奏天下應死罪囚摠二十四人竊

以天下至廣宇內至衆豈唯德禮所齊固以幽贊潛

洽方將勒休述美非獨成康之時反朴歸醇幾若華

胥之俗昔者斷獄數百文景稱仁徵諸良史遠有慙

德臣等竭心奉職徒効涓塵之微動色相趨預聞頌

聲之作請宣付史官克昭盛烈從之

二十五年帝因聽政問京師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

怡然而喜

二十八年以頻歲豐稔京師米斛不滿二百天下又安雖行萬里不持兵刃

憲宗卽位嘗納用直言勤于政事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柄其削方鎮權重德宗不任宰相以事人間細務多自決臨裴延齡等得以姦進而登台輔者備位而已帝在藩累月言事者頗以此爲言帝亦非之及永貞監國羣臣謁見宰相杜黃裳首以君臣大義激起帝心帝以黃裳語忠始終延納黃裳首定誅劉闢又李吉甫自翰林學士叅定蜀之策而相吉甫吉

甫出鎮裴垪又繼之前臨御訖於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宰相繇是中外咸理綱日用張焉

宣宗自臨馭一之日權豪斂迹二之日姦臣畏法三之日闈寺讐氣繇是政刑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而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之文景不過是也

後唐明宗及應運以君德臨能力行于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

致治

卷之五十八

册府元龜
帝王部
興教化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册府元龜

帝王部 五十一

興教化

先王作教化民扶世道俗所以厚人倫端王政也莫
不因其自然率其不及使天下敦本而興行回心而
嚮道猶水之有源風之偃草也然而教化之流非可
家至而人說也故因父子兄弟之親教之以孝弟本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五十九

上下長幼之序勗之以慈惠夫婦之際化之節義農桑之功勉以勤苦故舉孝以為民極察廉以為民表或賜帛以敦獎或給復以令養是乃張四維明五教示大順建至治使民德歸厚風俗丕變不疾而速不嚴而化者繇斯道也書曰惠不惠懋不懋勉之之謂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其在是乎

漢高帝二年詔曰歲舉民年五十已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勿復繇戍
惠帝四年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文帝十二年三月詔曰孝悌天下之順也力田為生

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帥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

二三大夫之行令萬家之縣云無應令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

令舉之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

賜三老孝者帛人五疋悌者力田二疋廉者二百石

以上率百石者三疋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疋及問民所不便

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嘗員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

其員廣教化也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武帝建元元年四月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

年古之道也 六十日者 五十日艾 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

臣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

哀之民年九十已上有受粥之法 給米粟以 為糜粥 為復子

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孝謂善 事父母

者廉謂清潔 有廉隅者

元朔元年十一月詔曰深詔執事與舉孝廉庶幾成

風紹休聖緒今或闔郡而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

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

當以不敬論奏可

元狩元年十二月詔曰朕喜孝悌力田其遺謁者巡

行天下賜孝者帛五疋悌者力田帛人三疋

昭帝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

福等五人帛人五十疋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

事其務行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

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宣帝本始元年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

民而風德化

地節三年十一月詔曰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

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

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四年二月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塋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神爵四年四月以潁川太守黃霸治行尤異賜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三級力田一級貞婦順女帛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詔賜孝者帛五疋弟者力田三

疋

五年四月賜孝者帛人五疋悌者力田三疋

永光二年二月詔賜孝悌力田帛有差

建昭五年三月詔賜孝悌力田帛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賜孝悌力田帛各有差

三年三月賜孝悌力田爵二級

河平四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二級

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鄉飲酒禮

綏和元年二月賜孝悌力田帛有差

哀帝卽位賜孝悌力田帛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班教化禁淫祀放鄭聲六月復
貞婦鄉一人鄉一人取其最尤者

後漢光武建武三年以伏湛為司徒湛奉行鄉飲酒
禮遂施行之

明帝以中元二年二月即位四月賜孝弟力田爵人
三級

永平二年三月郡國縣道行鄉飲酒禮於學較
三年二月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十二年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十七年五月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賜孝悌力田爵
人三級

建武三年三月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四年四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元和二年二月乙丑帝耕于定陶詔曰孝悌淑行也
力田勞動也國家甚體之其賜帛人一疋

和帝永元八年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十二年三月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殤帝以元興元年十二月即位賜天下孝悌力田爵
人三級

安帝永初二年詔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條令得外

補移書也
調選也

三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五年閏二月詔至孝與眾卓異者遣詣公車

元初元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三年十一月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文帝
遺詔

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
為嘗至此復遵古制也

六年二月詔賜貞婦有節義穀十斛甄表門閭旌顯

厥行

延光元年二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順帝永建元年詔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四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陽嘉元年正月詔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詔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魏陳留王咸熙元年令諸郡中正月六條舉淹滯一

日忠恪匪躬二日孝敬盡禮三日友于兄弟四日勞

身潔謙五日信義可復六日學以為已

晉武帝泰始三年十月詔聽士卒遭父喪者非在疆

場皆得奔赴

四年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義之廢久矣今乃復講肄舊典賜太嘗絹百疋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復行其禮

惠帝元康九年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

後魏孝文太和十一年冬十月甲戌詔曰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叙亂孟冬十月民閒歲隙宜於此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內推賢而長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教者具以名聞

後周武帝天和元年詔諸有三年之喪或負土成墳或寢苦骨立一志一行可稱揚者仰本部官司隨事言上當加吊勉以勵薄俗

隋高祖開皇九年詔曰往以吳越之野羣黎塗炭干戈方用積習未寧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開通耳目宜從茲始喪亂已來緬將十載君無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婦之義或違長幼失序尊卑錯亂朕爲帝王志存愛養時有臻道不敢寧息內外職位遐邇黎人家家自脩人人克念使不軌不

法蕩然俱除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
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
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文人皆甲
仗悉皆除毀有功之臣降情文藝家門子姓各守一
經令海內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縣生員
受業升進於朝未有灼然明經高第此則教訓不篤
考課未精明勅所繇降茲儒訓

湯帝大業八年四月詔孝弟力田義夫節婦並加旌
異表其門閭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卽位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
旌表其門閭孝悌力田鰥寡孤獨量加賑卹

四年七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在詳例旌表其
門閭

太宗初卽位詔節義之夫貞順之婦州閭列上旌表
門閭

貞觀三年四月詔孝義之家各賜米五石

四年十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隨事褒顯旌表門
閭

六年詔天下牧宰每年親率長幼行鄉飲酒之禮

十三年正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咸表門閭

十七年四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賜物有差
高宗永徽元年五月辛亥詔曰通喪下達聖哲貽訓
締俗經邦咸率茲道至於嬰蓼莪之巨痛懷顧復之
浮慈得自天經含生罔極者也爰自周餘七雄交爭
逮乎漢末三方競峙金革亟動鉦鼓日聞先王典章
掃地將盡遂令三邊武猛墨經而扈戎麾七萃驍雄
素冠而事巡警亦有內無繼體傍闕同氣几筵安寄
奠酌不親迺睠於斯再深警歎朕膺茲景命君臨九
野中區富教外俗承規宜有解張以勵風俗衛士掌
開幕士等遭喪合期年上者宜聽終制三年

六年正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咸表門閭
顯慶二年三月詔曰如聞公主出適王妃作嬪舅姑
父母皆降禮答拜此乃子道云替婦德不修何以式
序家邦儀刑列闔自今已後可明加禁斷使一依禮
法若更有以貴加於所尊者令所司隨事糾聞
乾封元年有事於泰山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
門閭終身勿事
永淳二年十二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
終身勿事

中宗神龍元年九月詔曰在外百姓婚娶之家百兩

未行二親俄殞停哀之際便卽成婚遂輟苴經之容
敢伸花鬢之禮寧戚之心安寄罔極之心闕如敗俗
傷風莫過於此自今已後宜卽懲革

睿宗唐隆元年七月制鄉飲之禮爲日已久宜令諸
州每年遵行鄉飲之禮

玄宗開元十一年封泰山禮畢詔孝子順孫義夫節
婦旌表門閭終身勿事

十七年四月謁乾陵禮畢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
表門閭

二十年十一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終
身勿事

二十三年正月籍田禮畢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
旌表其門

天寶元年正月改元詔曰如聞百姓之內或有戶高
丁多苟爲規避父母在乃別籍異居且令州縣勘會
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
已上者放一丁卽令同籍共居以敦風化

三載十二月制曰自古聖王皆以孝理天下五嘗之
本百行莫先行移於國則忠於長而爲順有天下孝
行過人鄉閭欽伏者宜令所繇郡縣長官具以名薦

其有父母見在別籍異居虧損名教莫斯爲甚親歿之後亦不得分析自今已後如有不孝不恭傷財破產者宜配隸磧西用清風教

七載五月詔曰古者鄉有塾黨有序所以明尊卑之儀正長幼之序風化之道義在於此先置鄉學務令敦勸如聞郡縣之間不時訓誘閭巷之內多虧禮節致使言詞鄙褻少長相陵有玷清猷何成雅俗自今已後宜令郡縣長官申明條式切加訓導如有禮義興行及綱紀不立者悉採訪使明爲褒貶具狀聞奏又詔曰式間表墓追賢紀善事有勸於當時義無隔

於異代其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亦置一祠宇量事致祭

十三載二月詔曰厚其風俗五教之旨聿興賁於丘園十翼之風斯在其士庶間衆推孝弟累代義居高尚確然隱遁岩穴者委採訪使博訪聞薦其孝義之人已經旌表雍睦無易純至有終著美鄉閭深可嘉尚各賜勳兩轉

肅宗初卽位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其門閭至德三年二月大赦詔天下孝義門各與一子官委採訪使具名聞奏量文武處分自逆賊已來有匹夫

匹婦節義可量者並旌表其閭墓

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財玷

汚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

身聞奏

十月詔天下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不

事

上元元年閏四月詔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

終身不事

二年九月詔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

事

三年建卯月辛亥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

終身勿事

代宗寶應元年四月即位五月詔孝悌力田諸州刺

史宜搜揚聞薦

二年七月詔孝悌力田本州各以名薦

廣德二年二月乙亥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

閭終身勿事

大曆元年十一月詔孝悌力田未經薦用者委所在

官長具以名聞

五年六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迹明著者特加

旌表

德宗貞元四年詔孝悌力田聞於鄉里所在官長具名聞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卽位二月詔曰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重加優卹

四月又詔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憲宗元和四年十月册皇太子大赦詔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七年十月詔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幽州劉總歸闕詔管內有節義因事亡歿者量加追贈

七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迹彰顯為衆知者量加存卹

昭宗天祐元年詔應天下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迹彰顯為衆所知者仰所在長吏標錄聞奏旌表門閭

哀帝天祐四年四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司以名聞必當旌表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卽位制曰鄉里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委所在長吏錄其節行以具奏聞盡據典章必行旌表教之爲本義禮是先德之所宗昭本在上其民間有曾經三世以上不分若者並與蠲免諸雜差徭

十月詔其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並宜旌表門閭量加賑給

二年二月詔曰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並合搜揚以行旌表

明宗天成二年十月辛丑詔許國之心忠貞爲本承

家之法孝友爲先應天下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兄弟繼世義居者隨處長吏聞奏當行旌表

三年八月帝聞隨縣復郢均房之間父母骨肉有疾以竹竿遙致粥食於病者之側出嫁女父母有疾夫家亦不令知聞哀始奔喪者勅曰萬物之中人曹爲貴百行之內孝道居先凡戴比辰並遵皇化備聞南土多爽時風皆傾事鬼之心不守敬親之道於父母如此無行被日月何以立身弊久積於鄉閭化全錄於長吏昔西門豹一縣令耳尚能投巫百姓保女子之愛絕河伯之虞斷自一時傳於千古况位居侯伯

化洽封廵豈不能宣北闕之風變南方之俗宜令隨處觀察使刺史丁寧曉告自今後父母骨肉有疾者並須日久專切不離左右看侍使子奉其父母婦事其舅姑弟不慢於諸兄姪不怠於諸父如或不移故態老者臥病少者不勤侍養子女弟姪並加嚴斷出嫁女父母有疾不令其知者當罪其夫及舅姑

四年三月中書奏孔子有言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徃聖深旨中古明規方當孝理之朝尤重人倫之本今後群臣內有乞假觀省者欲請量賜茶藥所貴勸人之善表王之恩誠有益於皇猷且無損於國勢况在班行有父母者甚少既資風化動挂宸衷從之

長興二年八月壬申勅朕聞教化之本禮讓爲先欲設規程在循典故蓋以中興之始兆庶初安將使知方所以漸誘准儀制令道路街巷賤避貴少避長重避輕去避來有此四事承前每於道途立碑刻字令路人皆得聞見宜令三京諸道州府各遍下管內縣鎮准舊例於道路明置碑雕刻四件事文字兼於要會坊門及諸橋柱刻碑曉諭路人委本縣所繇官司

共切巡察有敢犯者科違勅之罪貴在所爲簡易所
化弘多旣禮教興行則風俗淳厚庶皆順序益致和
平

晉高祖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勅義夫節婦孝子
順孫委逐道奏聞當加旌表

六年八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與旌表門閭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卽位七月制曰敦崇孝義旌
表門閭式恢王化之基用正人倫之本應有孝子順
孫義夫節婦委逐處長吏具名奏聞當議旌表

漢高祖乾祐三年正月制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仰具
奏聞卽議旌表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卽位制曰孝子順孫義夫節
婦所宜旌表以勵時風

二年十一月丙子詔曰應内外文武臣僚幕職州縣
官舉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
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繇司亦不得申舉解
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

顯德元年正月詔曰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州縣以
名聞者並與旌表門閭

世宗以是月丙申卽位三月詔曰其有孝子順孫義

册府元龜

典教化

卷之五十八

夫節婦所宜旌表以厚人倫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六十

立制度

聖人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制作法度綱紀生民三代已還詳於典禮兩漢而降布在簡編故有制爵祿以懋功庸定車服以辨名數設關梁之禁以譏乎姦立符契之規以謹乎信著休息之令以休息官司定喪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五十八

一

紀之宜以正雅俗酌民情而為之節緣世變而為之
文時被大中建茲彛憲上得其道下知其方尊國庇
民何莫繇此於戲傳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又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然則王者之立制
也誠宜慎其名而慮其弊焉

漢高祖五年五月詔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

七大夫公大夫之爵七故謂諸侯子及其從軍歸者

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

亟急也 爵或人君上所尊禮 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

子 久立吏前曾不為決 有辨訟及陳情 甚亡謂也異

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 亢者當也言高

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 於何取此 且法以有

功勞田宅 行獨付 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 多自滿

而有功者顧不得 顧反也若 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

訓甚不善 守郡守也尉都尉也 其令諸吏善遇高爵

稱吾邑 稱繇 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八年二月令公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賈人

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 賈人坐販賣 者綺文縵也

卽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紋也罽織 毛若今褐及氍毹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

車也騎 單騎也



十一年詔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
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謂各分其半右
留京師左以與之

十月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
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
安邑遠所食之地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

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時以恩愛見留
十一年三月除闕無用傳

景帝中六年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馬衣服

宦稱稱其官也吏六百名以上皆長吏也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亡

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
車朱兩轡據許慎李登說轡車之敝也左傳云以潘載鄒樂盈即是有鄒弊之車也千石

至六百石朱左轡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不吏出
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

令者謂主爵中尉及右內史也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
功車服尚輕故為設禁

武帝征和二年初置城門屯兵更節加黃旄以戾太
子發節以戰故加其上黃以別之

元帝初元五年冬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為大父

母父母兄弟通籍

司馬中者宮內門也籍者為二尺竹牒計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官門案者相應乃得入也從官親近天子嘗侍從者皆是

哀帝綏和二年四月即位六月詔除任子令博士弟子父母死子寧三年

平帝元始三年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噐械之品

後漢光武初伏波將軍馬援上書曰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臯令印臯字為白下羊丞印

四下羊尉印白人下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

文字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建武中杜詩為南陽太守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噐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其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教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繇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憐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和帝元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

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

日閉不干它事

安帝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文帝

遺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為當至此復遵古制也

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桓帝永興二年二月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

永壽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

中官常侍以下

魏明帝以公卿黼黻衮衣之飾擬於至尊多所減損

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及帝受命遵而

無改

晉武帝泰始三年初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

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鄉朝車駕四及安車各

一乘

七年始制大臣聽終喪三年

先是鄭默拜太鴻臚遭母喪舊制既喪還職默

遂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

後魏明元永興三年詔侍臣嘗帶劍

孝文延興二年五月詔軍警給雀印傳符決給馬印

太和十年四月始制五等公服

十七年九月詔廝養之戶不得與士民婚有文武之

才積勞應進者同庶族例聽之

十八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

十九年九月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昭然為

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公者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九列

十五步黃門五較十步各不聽墾

二十年二月壬寅詔自非金革聽終三年喪

宣帝景明四年閏九月禁大司馬門不得車馬出入

孝明孝昌元年十一月辛亥詔曰大孝榮親著之昔

典故安平菴諸子滿朝

臣欽若等曰晉安平王自平年九十三有九子

今諸有父母年八十以上者聽居官祿養温清朝夕

孝莊建義元年五月詔以舊叙軍勲不得過征虜自

今以後依前式以上餘階積而為品其從輿駕北來

之徒不在此例悉不聽破品受階請帛

後周武帝保定四年三月初令百官執笏

建德二年六月諸詔軍符旗皆畫以猛虎鷲鳥之象

三年正月初服短衣

四年四月初令上書者並為表於皇太子以下稱啓

六年九月初令民庶以上唯聽衣綢綿絲布絹綾紗

絹緇葛布等九種餘悉停斷朝祭之服不拘此例

宣政元年三月初服當冠以皂紗為之加簪而不施

纓遵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隋高祖開皇三年五月改傳國璽曰受命璽

四年四月乙亥勅總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以上

不得將之官

九年四月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

十年十月頒木魚符於官五品以上

十五年五月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銅魚符七月制九

品已上官以理去職者聽並執笏

十六年六月辛丑詔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

不得改嫁

十七年頒銅虎符於驃騎車騎府

煬帝大業五年二月庚子制魏周官不得為蔭六月

壬戌制父母聽隨之官

六年詔從駕步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

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上兼用緋綠胥

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

唐高祖初為唐王頒銀兔符於諸郡

武德元年九月改銀兔符為銅魚符

二年二月詔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

先是帝從容謂侍臣曰隋末以

來多有叛逆從坐之罪所及便多人有子姓皆令外繼簿籍雖別居處猶同至有無其人妄為承嗣非直誣罔鬼神且亦棄同即異非朕興化之意也有如此輩即令正之尚書左丞崔善為進曰欲求忠臣必於

孝子比爲時多金革頗遵墨經之義丁憂之士例從起服無識之輩衣冠以變無復戚容飲會之時燕啖自若如不糾劾恐傷風俗高祖曰旣奪其情安可責其卒禮

七年四月詔遭父母喪者聽終制

太宗貞觀元年十一月己未制子弟年十九以下聽隨父兄之官

四年八月丙午詔曰車服以庸昔王令典貴賤有節禮經彛訓自末代澆浮采章訛雜卿士無高卑之序兆庶行僭侈之儀遂使金玉珠璣靡隔於工賈錦繡綺縠下通於皂隸習俗爲嘗流遁亡反因循已久莫能懲革朕繼踵百王欽承寶運思弘典制垂範後昆

永鑒前失義存釐改其冠冕制度已備令文至於尋嘗服飾未爲差等今已詳定具如別式宜卽頒下咸使聞知於是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以下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婦人從其夫也

八年四月帝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幘頭起周武帝蓋取於軍容耳今海內無虞當息武事此冠頗採古法無類幘頭迺宜嘗服可與袴褶通用

十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帷幄或身推行陣同濟艱危克承鴻業追念在昔何

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遠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民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噐篤忠之義恩意深厚古人之志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密戚外德業尤著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其秘噐使其窀穸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

十月癸丑詔曰乾坤合德爰著易簡之功君臣一體克成中和之治遠取諸物若舟楫之濟巨川近取諸身猶股肱之載元首同心叶契存歿以之故諸侯列塋周文始創其禮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漢還奉茂鄉之塋夷吾相齊終托牛山之墓茲蓋往聖垂範前賢遺則錄曩昔之宿心篤始終之大義者也皇運之初時逢交喪掃除多難光啓鴻業謀臣武將競進韓門之前明德異才爭趨魏闕之下或雲雷伊始功參締構或光華在日績著弼諧及密戚懿親舊齒宿德委質先朝特蒙故遇者自今已後身薨之日所司宜卽以墓地並給東園秘噐事從優厚庶敦追遠之義以申罔極之懷

二十二年癸卯令百僚朔望袴褶以朝

高宗永徽二年四月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

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

三年二月帝以天下無虞百姓務簡每至旬暇百寮許不視事

五年八月己未詔五品已上薨卒者隨身魚不必追收

顯慶元年四月制文武官人五品以上老及病不因罪解者並聽同致仕例

龍朔二年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冠等致敬父母

咸亨三年五月始令京四品五品職事佩銀魚袋

上元元年八月戊戌詔一品已下文官並帶手巾筭袋刀子磨石其武官欲帶手巾筭袋者亦聽文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深青並鑰石帶庶人服黃銅鉄帶先是九品已上入朝參及視事聽兼服黃雉陽尉柳延夜行為部人所歐帝聞之以章服錯亂下詔申明之自此朝參行列一切不許著黃
辛丑詔公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為先後

三年閏三月詔曰制勅施行既爲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自今以後尚書省頒下諸司諸州及下縣宜並用黃紙其承制勅之司量爲卷軸以備披簡

中宗神龍二年八月制京官五品已上依舊式佩銀魚袋

九月戊辰詔停京官六品已下著緋袴褶今各依本品爲定

景龍元年十月勅宮殿門皇城門京城門禁苑門左右內外各給交魚符一合巡魚符一合左廂及開門魚一合右廂給閉門魚一合左符付監門掌交番巡

察每夜並非時開閉則用之

睿宗景雲二年四月制九品以上一品已下文武依上元故事帶手巾筭袋武官咸帶七事鞞鞮並足其腰帶一品已下五品已上並用金六品七品並用銀八品九品共用鍮石魚袋著紫者金帶著緋者銀袋玄宗先天二年三月癸巳詔制勅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三十四十字

開元二年閏二月癸亥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三月癸卯詔曰章服所施貴賤攸別苟容僭越未爲獎勵承前諸軍人多有借緋及魚袋者軍中卑品此

色甚多無功賞借深非道理宜勅諸軍鎮但是從京借魚袋及無灼然功者軍中權借者並委州軍長官勅到並卽收取待立功日據功合得卽將已上者委軍將先借後奏其靈武和戎大武幽州鎮軍赤水河源瀚海安西定遠等軍旣臨賊衝事籍懸賞量軍大小各封賞金魚袋五十枚並委軍將臨時行賞

七月戊戌詔曰雕文刻鏤衣紕履絲習俗相誇殊塗競爽傷風敗俗爲弊良久珠玉錦繡旣令禁斷准式三品已上飾以玉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已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御盞酒杯杓依式自外悉鑄爲鋌

婦人衣服各隨其夫子其已有錦繡衣服聽染爲皂成段者官爲市取天下更不得採取珠玉刻鏤器玩造作錦繡珠繩織成帖緇二色綾綺羅作龍鳳禽獸等異文字及堅攔錦文者決杖一百受僱工匠降一等科之兩京及諸州舊有官織錦坊悉停是月又詔京官所帶跨巾筭袋每朝參日著外官牙日著餘日停

五年九月戊申詔曰君臣之間不當有隱敷納之事必在無私比年百司及諸使奏陳皆侍仗下頗乖公道須有革正自今已後非灼然秘密不合彰露者並

令封狀奏如文書浩大事理交雜者仍進先狀其史官自依舊例

六年七月庚申詔曰有司及奏事皆合對狀公言比日已來多仗下獨奏宜申明舊式誥語令知如緣曹吏司細務及有秘密不合對仗奏者聽仗下奏

十二年詔曰朱紫貴服所以分別班品自非有德有功不可輕爲賞借自今已後諸軍節度大使灼然有知功勞須權行給賞任量借色及魚袋仍具狀奏十二年詔有司試天下僧尼年六十已下者限落者退還俗不得以坐禪對策儀試諸寺三階院通入大院不得有異

十七年八月戊辰詔曰僧尼數多踰濫不少先經磨勘欲令真僞區分仍慮猶有非違都遣括檢聞奏憑此造籍以爲準繩如聞所繇條例非愜致姦妄轉更滋生因卽舉推罪者使衆宜依開元十六年舊籍爲之更不須造寫自今已後綱維大德侍養權隸不得輒于外取

二十一年七月詔曰道教釋教其來一體都忘彼我不自貴高近者道士女冠稱臣子之禮僧尼企踵勤誠請之儀以爲佛初戒度付囑國王猥當負荷願在

宣布蓋欲崇其教而先於朕者也自今已後僧尼一依道士女冠例無拜其父母宜增修戒行無違僧律興行至道俾在於此

二十二年諸道採訪使華州刺史李尚隲等奏請各置印從之

二十三年六月吏部尚書李暉奏曰伏見告身印與曹印文同形同參雜難以區分望請准司勳兵部印文中加告身兩字許之

二十四年二月壬戌許寒食通清明四日爲假

二十五年五月丙子詔曰緋紫之服班命所崇以賞

有功不可踰濫如聞諸軍賞借人數甚多曾無甄別是何道理自今已後除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賞

十一月丁亥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曰臣伏以朝服准式皆合備具比來有稱慘故式致乖踈臣望自今已後每當正止及緣大禮應朝官并六品清官並服朱衣餘六品已下望許通著袴褶朔望日請依舊文武官朝集使並服袴褶如有慘故准式不合著朱衣袴褶者其日聽不入朝自餘應合著不著者請奪一月俸以懲不恪其蕃官望不在此限如情愿著者請聽餘望依今式許之

天寶元年正月一日收元詔曰文宣垂訓事必正名而黃鉞古來以金為飾金者應五行之數有肅殺之威去金稱黃理或未當其黃鉞宜改為金鉞副威武之義焉

三載九月詔曰頃叙功勞累增勳級上柱國外許及周親是謂賞延載榮宗族迴充賜物匪厚朝恩其准格上柱國外有餘勳迴授周親

五載六月勅三伏內令宰相辰時還宅

七月勅應緣玉璽及符璽既改為寶其璽書宜改為

寶書

秦有符璽令歷代遵之唐長壽中改為神璽傳國及六璽金為寶神龍初復為璽開元初又改

為寶也

六載六月詔曰立身揚名所以廣孝流根自葉亦在推恩既切因親之心須開議事之制其内外文官五品已上官父祖無資蔭者其所用蔭宜同子孫用蔭之例五服之紀宜所致及三千之屬以報免懷齊斬之殊雖存出母之制顧復之慕何申有子之思其出嫁母宜終服三載又詔曰重門夜開以達陽氣群司朝宴樂在時和屬此上元當修齋籙其於賞會必備葷羶比來因循稍將非便自今已後每至正月改取十七十八十九日夜開坊市門仍永為嘗式

七載正月太常卿韋韜奏御案禱牀帷等望去紫用赤黃從之

十載正月詔曰禮之王制垂範作程亦既觀德訓人孝敬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孝享奉先禮文有辨令三品已上乃許立廟永言廣敬載感于懷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五品清官並許立私廟是載改傳國寶為承天大寶

代宗寶應二年三月戊子有司奏中書門下五品官准式賜物並同四品及叙三品即不需恩並御史中丞自今已後望許叙名從之

廣德二年二月戊午詔曰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其文官自今已後並許終制一切不得輒有奏請

大曆七年秋七月壬辰勅中元前一日後一日宜准舊例並休假

十三年詔自今已後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

德宗貞元三年十月復降魚書停刺史務之令

崔令

停代皆降魚符合之然後命自至德以來多不施行又即將怙權代刺史悉稟其教令魚符廢及是漳州刺史坐事將鞠之有司復請降魚書停務從之求其書式不獲乃劄魚書曰勅漳州緣刺史張孫有犯令遣監察御史蕪弁往彼停務問推宜知

四年正月乙卯詔曰嘗參官比來請假東都拜掃多廢曠職事任遣子弟以申情禮

五年正月乙卯詔曰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衆共樂誠洽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及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和同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之數內外官司休假一日於是宰臣李泌奏中和節請令文武百僚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種稔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問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穀從之

六年三月丙午加寒食假寧七日

八月初造藍田渭橋等鎮過使印凡二十三紐九月初收諸道進奏院官印三十紐悉碎之

七年三月初賜節度觀察使新制時服帝方織作呈閱所宜帝曰頃來賜衣文綵不嘗非制也朕今思之節度使以鵠銜綬帶取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以鳳銜儀委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

儀委瑞草也瑞應圖云王

者愛人則瑞草生也

十一月令嘗參官入閣不得奔走其周已下喪朝會

禁慘服俄又命服衣綾袍金玉帶

初金吾將軍沈房有弟喪衣慘服入

閣帝問宰相董晉等對曰准式許周以下服纓不合衣淺色帝曰南班何得有之曰因循而然又問冠冕之制曰古之服冠冕者動有珮玉之嚮所以飾步也夫至敬之地步武有嘗不趨而奔致僵君前虧敬慎也在朝武士袍以綾五品已上帶服金玉取其文綵盡飾以奉上也是以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君親一致昔尚書郎舍香老萊子綵服皆此義也服純纓非制也帝乃詔各從舊制

八年五月初令授臺省官者各具舉主於授官詔是

先郎官缺左右丞舉之御史缺大夫中丞舉之詔書不其所舉及趙景陸贄為相建議郎官不宜專于左右丞宜令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各舉其可詔書著其所舉官名御史亦如之異日考殿最以觀舉主能否從之未幾皆不行

閏十二月門下省奏郵驛條式應給紙券除門下外諸使諸州不得給往還券至所詣州府納之別給券

俾還其嘗參官在外除授及分付假寧往來並給券從之

十年二月詔曰君臣之際義莫重焉每聞薨殂深用

惻悼宜厚哀榮之禮以申終始之恩文武朝臣有薨

卒者自今已後其月俸料宜全給仍更准本官一月

俸料以為贈若諸司三品已上官及尚書省四品官

仍令有司舉舊令聞奏行吊祭之禮務從優備用稱

朕懷初左庶子雷威以是月朔卒有司以故事計其月俸以日數給之帝聞之故有是命以廣恩澤

無幾有致仕官卒者有司以官雖致仕而朝朔望請悉同正官卒者給賻從之

三月初置司封司勳考功甲庫印各一

十一年二月置度支水運供軍印

四月勅書賜南詔異牟尋及子各勸清平官鄭廻尹

求寬等各一書書左始引中書二官宣奉行復舊制也

五月初鑄河東監軍之印監軍有印自此始也

十三年七月宗正卿嗣吳王獻奏簡王府諮議參軍

嗣寧王子淑墓請鹵簿宰臣等議以子淑官卑不合

給特詔令給因下詔自今已後嗣王薨日宜令所司

供鹵簿永爲嘗式

憲宗元和元年三月戊辰詔常參官寒食拜墓在京

兆府界內者聽進止

八月甲申御史臺奏新授嘗參官在城未上及在外

未到假故等准令式職事官假故滿百日卽令停解

其未上官等並無正文武或滿百日無憑舉奏請自

今已後如有在城授官疾病未上者在外授官勃到

後計水陸程外滿百日者並停解從之

三年二月詔朝官寒食拜掃及出城任假內外來不

須奏聽進止

四年三月鹽鐵轉運使李翼奏職兼兩使請各爲一

印許之

五年四月庚寅御史中丞王播奏准故事御史到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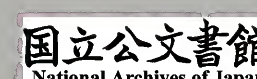
驛已處上廳中使後至即就別廳如中使先至御史亦就別廳近日多不遵守中使或不詣往例貴欲逾越御史若不守故事俱失憲章喧競道途深乖事體伏請各令遵奉故事與其守分制可其諸司三品官及中書門下尚書省官或出衙制命或入赴闕庭詣道節度觀察使赴本道及朝覲并前節度觀察使勅追赴朝廷者亦准此

先是監察御史元稹自東臺赴闕至敷水驛宿上廳中官仇士良後至爭廳門閉斫入詰詈稹稹襍而走廳後士良隨以鞭擊稹面傷遂兼以他坐貶官臺司因請定制焉

六年十二月甲申詔立戟官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

國臨淄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元義方朝議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護軍賜紫金魚袋盧坦立戟雖令式所著似有闕文而臺閣相承久為定制盧坦元義方如有所見即令上聞造次而行殊乖審慎宜各罰一月俸料其戟仍令所司收納左司郎中陸則勾簡之任發付不精禮部員外郎崔備工部員外郎元祐等或以禮許人或守官假器此於申請其過尤深各罰一季俸料緣兵興已來勳賞超越其所立戟須有明文宜令所司准舊制侍官皆勳至三品然後申請仍編於格令永為常式

近例立戟者率有銀青階而義方獨據令上柱



國官三品者十二載無以階叙職之文牒省司不能
詣准式立職之後轉為四品官者自非貶授兼判勳
階其職不奪既而盧坦以前任宣州刺史是三品兼
護軍又請職立已列於門議者以坦居四品官狀原
無據臺司將劾而未舉吏部尚書鄭餘慶該練舊章
至自東都揚言干朝以為大不可臺司因移牒諸禮
部狀稱今文內只言勳官並不言階而自貞元以來
立職一十八家並無銀青色下階者遂以上聞故階
坐罰而申之續放免陸則雀備元祐一月俸料甲申
勅盧坦等所罰錢宜令部省收貯充省中修補已後
別勅量罰並送都省貯每至歲終
奏數其餘雖罰依前御史臺收管

七年十一月丁丑詔自今遇輟朝日中書門下宜同
假日不須入

八年八月壬寅吏部奏請差定文武官告紙軸之物
色五品已上用大花異文綾紙紫羅襪檀木軸六品

已下朝官並內裝寫許與大花綾襪餘小花綾紙通
用紫綾襪檀木軸命婦邑號許用色牋花素紙小花
諸色錦襪紅牙軸其紅地獨窠金錦線花牋紅花牙
撥鏤鈿軸等除恩賜請並禁斷從之

九年十月戊辰以尚書左丞呂元膺為工部尚書充
東都留守舊例命留守必賜旗甲與方鎮畧同及元
膺受任竟無所賜朝論以東有寇虞時用元膺尤不
當削以沮威望諫官上疏援華汝壽三州例賜戎械
居守之重固宜寵賜帝曰此數處並不當與其後遂
皆停



十三年八月乙亥詔應同司官有大功已上親者但非連判及勾簡之官並官長則不在迴避改授之限况國朝故事不少勅令明文具存其官署同職異司雖父子兄弟亦無所嫌起今已後宜准天寶二年七月六日勅處分時刑部員外郎楊嗣復以父於陵戶部侍郎遂以近例避嫌請出省宰臣等舉令式奏請故有是勅十四年四月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奏臣以河朔能抗拒朝命者其大畧可見所管刺史失其權與職分反使鎮將領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度使雖有安祿山史思明之姦惡豈能據一州為反哉

所以河朔六十年能不奉朝命者只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守而自作威福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從之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防禦經畧等使所管支郡除本州軍使外別置鎮遏守捉兵馬者並令屬刺史如刺史帶本州團練防禦鎮遏等使其兵馬名額便隸此使如無別使即屬軍事其有邊於溪洞接連蠻蕃之處特建城鎮不關州郡者則不在此限自艱難以來天下右武節將權尤重遂於所管諸郡別置鎮兵以大將主之干擾郡政或為姦盜其弊日久至是宰臣因烏重胤之請始奏罷之

穆宗元年正月卽位三月詔淄青統押海蕃每年皆有朝賀比差部領人數較多今寇盜旣夷典章須守宜以後差此官正試相兼不得過五人

六月賜河中節度使韓弘印一面先是皇甫鏘爲相頗排故相李絳罷河中節度使爲防禦使而命絳爲之至弘復授旌節而以印賜焉

七月平盧節度使奏准勅押加新羅渤海兩蕃請印一面從之

長慶二年八月勅秋夏之間嘗多水潦如緣暮夜遭兩道路不通車駕宜使於其日朝參委御史臺勾當仍每具聞奏如雨不至甚不在此例

二年五月秘書省監李隨奏請造當司圖書印一面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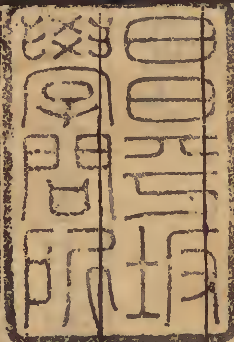
四年二月甲辰勅文武百僚寒食出城及於京畿內拜掃宜令自今月二十六日已後任去餘准長慶二年二月十四日勅處分

敬宗寶曆元年正月特建武昌軍額命宰相牛僧孺爲節度使丙辰牛僧孺請奏使印從之

元龜

立制度

卷之十



册府元龜

臣

當

何

